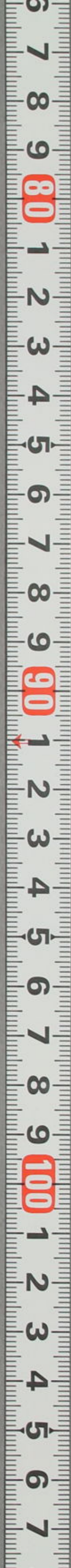


元
文
類

和
966
5





元文類卷三十三

序

莊周夢蝶圖序

劉因

周寓言夢為胡蝶予不知何所謂也說者以為齊物意者以蝶也
 周也皆幻也幻則無適而不可也無適而不可者乃其所以為齊
 也謂之齊謂之無適而不可固也然周烏足以知之周之學縱橫
 之變也蓋失志於當時而欲求全於亂世然其材高意廣有不能
 自己者是以見夫天地如是大也古今如是之遠也聖賢之功
 業如是之廣且盛也而已以渺焉之身橫於紛紛萬物間無幾時
 也復以是非可否繩於外得喪壽夭困於內而不知義命以處之
 思以詫夫家人時俗而為朝夕苟安之計而不可得姑渾淪空洞
 舉事物而納之幻或庶幾焉得以猖狂恣肆於其間以妄自表於
 天地萬物之外也以是觀之雖所謂幻者亦未必真見其為幻也
 幻且不知又惡知夫吾之所謂齊也又惡知夫吾之所謂無適而

不可也有道以爲之主焉故大行而不加窮居而不損隨時變易
遇物賦形安往而不齊安往而不可也此吾之所謂齊與可者必
循序窮理而後可以言之周則不然一舉而納事物於幻而謂窈
冥恍惚中自有所謂道者存焉噫幽莽厭煩者孰不樂其易而爲
之得罪於名教失志於當時者孰不利其說而趨之在正始熙甯
之徒固不足道而世之所謂大儒一遇困折而姑藉其說以自遣
者亦時有之要之皆不知義命而已矣雖然周已矣其遺說亦其
夢中之一栩栩也吾從而辯之宜無與於周矣然以周觀之則不
若休之以天均故卽其圖而戲之曰圖汝者畫辨汝者書書與畫
無知也圖汝者之心及吾之辨汝之心未發無有也既發亦無有
也以其無所知無所有者而觀之安有彼是既無彼是安有是非
周而有知則必曰吾惡乎知之使讀者作色於前發笑於後乃所
以齊之也圖者皋落楊內翰而序圖者劉因繼序而題詠者京師
之才大夫也

續後漢書序

郝經

漢建安末曹氏廢漢自立稱魏孫氏據江左僭號稱吳昭烈以宗
子繼漢卽位于蜀討賊恢復卒莫能一而入于晉晉平陽侯相陳
壽故漢吏也漢亡仕晉作三國志以曹氏繼漢而不與昭烈稱之
曰蜀鄙爲偏霸僭僞於是統體不正大義不明紊其綱維故稱號
論議皆失其正哀帝時滎陽太守習鑿齒著漢晉春秋謂三國蜀
以宗室爲正魏雖受漢禪晉尙爲篡逆蜀平而漢始亡上疏請越
魏繼漢以正統體不用宋元嘉中文帝詔中書侍郎裴松之採三
國異同凡數十家以注壽書補其闕漏辨其舛錯績力雖勤而亦
不能更正統體歷南北隋唐五季七百有餘歲列諸三史之後不
復議爲也宋丞相司馬光作通鑑始更蜀曰漢仍以魏紀事而昭
烈爲僭至晦庵先生朱熹爲通鑑作綱目黜魏而以昭烈章武之
元繼漢統體始正矣然而本史正文猶用壽書經嘗聞搢紳先生
餘論謂壽書必當改作竊有志焉中統元年詔經持節使宋告登

寶位通好弭兵宋人館留儀真不令進退乃破藁發凡起漢終晉
以更壽書作表紀傳錄諸序議贊十二年夏五月借書於兩淮制
使印應雷得二漢三國晉書遂作正史以裴注之異同通鑑之去
取綱目之義例參校刊定歸於詳實以昭烈纂承漢統魏吳爲僭
僞十三年冬十月書成年表一卷帝紀二卷列傳七十九卷錄八
卷共九十卷號曰續後漢書奮昭烈之幽光揭孔明之盛心祛操
丕之鬼蜮破懿昭之城府明道術闢異端辨姦邪表風節甄義烈
核正僞曲折隱奧傳之義理徵之典則而原於道德推本六經之
初苴補三史之後千載之蔽一旦廓然矣古之爲書大抵聖賢道
否發憤而作屈平離騷馬遷史記皆是也然皆噎味一時流光百
世故韓愈謂以彼校此孰得孰失今拘幽之極而集是書蓋亦古
人之志也

胡氏律論序

熊朋來

上古造律其次聽律其後算律虞書周禮有聽律之官無算律之

法典同所謂數度爲樂器言之至於律同合聲陽左旋而陰右轉
觀其次序不以算法論矣六觚一握自秦柱下史得此書以行於
漢至今惟班馬猶可徵其餘言上下生異同甄漢中以禮運旋宮
著在算術因除如法而不免承後漢志之誤後志誤於京氏準法
禮記疏亦與呂春秋淮南子同一說是上下生且不定何以算律
哉律呂各自爲法則乾坤六體之序定矣同位娶妻隔八生子之
象著矣倍因四因一損一益之算均矣若曰自子至午上生者七
自未至亥下生者五既非子午中分使丑午連并上生而三呂用
倍之意荒矣後志十二律之實雜以準法而算家輒因仍用之以
鞿賓夷則無射四因二除爲大呂夾鐘中呂之算非律生呂算例
矣甄氏能辨其終於南事之非而不自知襲用後志之誤也或謂
大呂爲六呂之首從後志則大呂得算爲多是不然陽得當位陰
得對衝律生呂自林鐘始非先林鐘也乃所以先大呂也十二宮
終於中呂非中呂之窮也當應鐘之次也是故天統以黃鐘人統

以太簇地統宜以大呂而以林鐘抗林鐘於大呂之位所以妃黃鐘而母太簇則大呂夾鐘中呂在未酉亥之次皆從下生之算八用則加倍有律之半所以必有呂之倍也知此則上下生之誤不足辨用倍者其本法不用倍者算家取疾約法其實一也若四清二變昔者固亦疑之李照范景仁不能爭況陳暘以下託之空言乎樂器惟瑟有十二清而四清在其中不能通行於他器也吾觀中呂黃鐘之交知聲音有出於度數之外者無射之商夷則之角夾鐘之羽中呂之徵若彈絲吹竹擊拊金石聲音至此流轉自若也算家以中呂求黃鐘彈其術而不能合乎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之算有以倍數四因之者則三分之不盡二算而虧數已多有以正數四因之者則亦有一算不行而虧數且過半矣三分不行之算既未有以處之紀其餘分終有不盡之處持未定之算而謂之黃鐘變律又推以爲林鐘大簇南呂之變甚者託名執始不自信其爲黃鐘從使人得以窺算術之涯涘而黃鐘流行諸律本

無間斷也算法之起殆因律琯有長短此算家因律以命術非律命於算也猶之方田焉田生五穀豈知我爲圭箕弧環律和五聲豈知我爲正變倍半皆算家命之爾故曰古之爲鐘律者以耳齊其聲後人不能始假數以正其度雅樂之不可興聲音之學不傳也古者自小學已教之六樂九數今耄且罔知豈惟算律哉若字音之學於儒者事最近而喉唇二音宮羽異說羽有喻母而或以從角音徵有知母而或以從商音矧曰其有能協於皇極之律呂哉豫章胡先生夙擢儒科隱居彭蠡之濱四十年矣使其得爲禮樂之官未必無補於制作而今老矣先生不求知於世世亦莫之知也朋來杜門絃瑟是日以裴賓之角歌考槃有儒服來聽問其姓名曰桂山問從何來曰從胡先生來於是袖出方冊曰先生知子惟子其序之昔西山蔡氏固疑呂春秋淮南子非本法本法則二呂用倍矣此書謂黍命於律律不命於黍吾於算法亦云又謂空圍九分乃算家內周非空中容九方分律有半呂有倍使用半

用倍用變各有倫理凡以羽翼蔡氏之書非求異也當與本原辨證並傳世無所事雅樂則已儻有志於制作將於是乎證焉先生深於卦象聲韻非止算律也姑以是傳世亦賢於漢中太守矣

鐘鼎篆韻序

熊朋來

鐘鼎篆韻自珣戈鉤帶及凡碑刻古篆皆在焉稱鐘鼎貴彝器也考工記金有六齊一曰鐘鼎之齊此鐘鼎之稱所從始魯鑄林鐘臧武仲論所以作彝器杜氏專言鐘鼎故祀器之款通曰彝類爲鐘印爲鼎乃彝器之大者器必有文以傳遠若鼎盤量銘於經可見已自倉頡象形推類由是形聲相推而文字生焉周公之時未改籀已有六書之教孔子之時已改籀尙存科斗之書秦法貴其國字孔氏及秦博士各藏之屋壁濟南口授猶可尋聲得字安國爲隸古定科斗書遂絕矣觀漢所得齊器周鼎柏腹之刻桐邑之銘皆有能按其款識者壁書半已誦傳旣曰定其可知又曰時人無能知果不可知則隸書何憑直廢古從俗爾後日漢求古文遂

不復可得削刊簡朽乃不如近代紙墨之傳易於流布唐初盛臨摹始有以楮搨碑碣爲墨本者東巡之石偃師之槃岐陽之鼓延陵季子之墓篆石泐而墨傳然猶未有能摹鐘鼎之款者皇祐始命太常摹歷代器款爲圖三館之士不能盡識於是歐劉李呂著錄漸廣宣和以後爲書遂多博古圖之外有晏慧開蔡天啟趙明誠榮咨道董彥遠以至黃伯思翟耆年薛尚功諸家相繼論述彝鼎古器亦多出政宣之間物常聚於所好也初夏氏倣二徐韻例以唐韻繫古篆於時器款未備其間鐘鼎字文缺略頗汎取俗書以備奇字亦未以鐘鼎名也政和中王楚作鐘鼎篆韻矣薛氏承龍眠之舊圖其帖始於珣戈因王楚之成書其韻謂之重廣乙卯癸亥一再脫藁宜無遺字而帖之所載韻或缺焉商鐘有釋文韻則曰無音釋石鼓已載帖韻則無取鼓自韋韓過於稱許適茲羣疑翟氏評周宣遺蹟亟稱吉日碑而疑鼓刻於維字疑其不類古款於以可疑其意不逮筆於柳帛君庶等字疑其促長引短以取

稱夾漈疑秦篆在平馬氏疑宇文周所爲然此以論篆非論韻也
今爲篆韻復安問此固以多文爲富爾舊刻夏薛諸韻臨移失真
昔人所以歎煙墨而悲紙竹也臨江楊信父參訂舊字博採金石
奇古之蹟益以奉符黨氏韻補夏薛所未收徵余爲序其篆則夏
商周秦之篆而韻則唐韻也姑以是記字爾鈿金戈帶之文一時
也夾鐘昭鈴之刻又一時也由古篆下迄斯冰有不可比而同之
者亦有籀古錯落散在召陵公乘之書或古文閱世而後出或後
人倣古而近似審而用之存乎其人矣或曰鐘鼎韻之作以備篆
刻字文爾刻符摹印亦書學之一家馬援不守章句而好論篆文
當其拜伏波將軍也上書言臣所假伏波將軍印文伏字犬外嚮
又言成皋令印皋字從白下羊丞印四下羊尉印白下入入下羊
卽一縣長吏印文不同非所以爲信事下大司空正郡國印章今
按伏旁從犬能無外嚮之筆皋非從羊是乃諧聲之字記東觀者
未有一言以辯之印文職在司空掌以少府猶或譌異況於香奩

家記銅龜私印高平刻鵲瑞之章元暉奉虎兒之字私志姓字者
蓋不可勝紀若嘯堂所錄其來久矣歐陽公平生惟一字記名後
儒求多焉人之好古者鮮矣於記姓名則或好古篆抑好而不能
察不如其不知好者也自玉篇起說文棄俗書易籀學廢豈惟字
書哉音釋行世而詩書易不復存古音韻略試士而字音不復通
古韻古學雖不止字書辟如剖竹由末而至本是或一道也嘗歎
漢法試吏人誦史籀之書童習倉頡之教字學猶近古也漢求能
讀古字者必徵齊人以所聞伏生可以考論傳稱山東大師能言
尚書齊語相授也孝宣命張敞受齊學遂能讀鼎刻以致通顯京
兆餘暇違及古書無以大其師傳杜鄴從敞子吉得緒餘亦以小
學名家至於張敞受學所徵之師史乃逸其姓名謾曰齊人而已
每閱漢史未嘗不爲斯人歎今信父有力於篆韻蓋書其名氏無
若齊人然信父名鉤以字行

授時歷轉神注式序

楊桓

近古歷法必注人事動作吉凶之說其式圖太歲統吉凶之神於
 帙端令人知一歲之向背也又注節氣日躔及天道所向天德月
 厭月殺月德月合月空月之六候三白圖於逐月之下又令人知
 一月之向背也又注干支於十日下午注五行納音於干支下注月
 建十二於納音下注二十八宿於月建下合是數者通取轉神之
 名以為吉凶之由轉神者言其神隨時輪轉而無定位也曰是日
 遇某神作某事吉作某事凶又注天恩天赦母倉天德嫁娶修宅
 等一切吉凶宜忌雜法於其下事之洪纖一舉足一動手皆知所
 以擇地擇時而行之也然經涉世代不免有去取失當之弊有司
 狃於習常無所改正亦已久矣望上以聰明神算統一六合萬機
 之暇因知大明歷之度有積久之差乃更立太史院命道德藝明
 之神勅置表儀測驗推步迎天道揆日景察往知來研精極微新
 其歷而敕賜名曰授時其以鳥火虛昴為日中宵中日永日短之
 驗以正四時之遺制蓋不敢失於古然歷注之義謂吉凶應於人

皆有所動年月日方之善惡不無乖於作善降祥作不善降殃之
 理雖然至教所寓無往不存原夫歷注之初亦所以教天下之敬
 慎也天下之事敬慎則致成而吉否則致敗而凶歷注之義微矣
 哉特患夫用知者知其流而不能推其源也誠能推其源其於作
 善降祥作不善降殃之理渾然為一體矣復何乖之有今依舊式
 為之損益立辭太重者輕之闕脫者補之衍餘者損之位置失當
 者移之事涉鄙俚者刪之既成定為轉神一卷上中下注式一十
 二卷上以備御用中以備青宮之用下以授庶官及億兆之民也
 嗚呼自古聖人之受天命其於天之所以仁萬物者無不致其極
 也授時歷存近古轉神之注於日下使人趨吉而遠凶亦所以資
 聖主仁億兆之大端歟

送進士梁彥中序

姚登孫

皇慶二年冬制詔天下以明年八月賓興士東平梁宜彥中繇國
 子伴讀教授開平路至是以選會試禮部奏其名延祐二年三月

賜進士及第擢同知邳州事即日官旬一言豔其行登孫欽惟
聖天子奮然舉百年之墜典將盡得天下儒者使服其官進耀文
雅裁抑刀筆命元臣大僚稱制延問子大夫論定以及此也甚盛
甚休然思昔之為儒者日夜呻畢簡諒冀有司萬一採錄數路並
進得一命稱校官亦軒軒有光華矣天下之人且缺然曰使斯人
得如古射策決科即晁董公孫當有其人迺今出是塗漚一日長
即乘象版卷兔冊紆朱芾褫白衣其為光華視昔何如也凡朝廷
為是崇飾美觀委大賜於不報而已然則其為責望又何如也豈
獨朝廷之意然哉將天下實望苟其效官臨事廉公以威貞固以
幹平居吏民有所憚緩急國家有所仗是則吾道之光非其一身
之榮也若夫昭昭於白日而昏暮或不保斤於小明而大察或
不及動引古人牽制文義投之紛錯茫不知所為守彼且園視而
起噴曰文雅士固如是曷便習刀筆者為是當不至是而世議紛
紜有可惑焉者矣前之日人以我為儒也曰必幾其用後之日人

以我為吏也曰必計其效不效顧利害止其一身已乎夫當儒
者彙進亨奮之一初而叢天下之望若是然則固於吾道大賀也
而有吾道之責者容得無慮耶彥中氣厚而質温才裕而學周其
在成均士胥器之計其有一州不足為吾知其能廉以威且幹焉
者方今聖天子右文之盛恩元臣大僚束拔之至意其必去此而
無所負且有以豁斯慮以為吾道光也古之君子愛其人則閱閱
然望其成凡今繇科目奮他日公卿將相率是焉取世固於彥中
有望某博士也與彥中有同舍之義故無愛其一言

送喻秀才序

何中

客有授中二賦及詩者讀之體裁高雅音節清妥中異之曰此深
於昌黎韓子之文者果誰氏耶則以清江喻立對中蓋心之矣延
祐丙辰夏始識於封溪之上貌癯而神腴與之言信好古者中益
異之問何師曰師皮季賢氏則中友人也比年又嘗之武昌從王
佐才龍觀復遊中又有以得其所從焉再見請曰立將造臨川山

拜吳先生能一言以紹立其可中笑曰子奚見吳先生為先生之學古學也科舉取士藝工則得學先生之學殆將不利於子子奚見吳先生為立曰科舉外也雖求之不敢必得先生之學內也非必求安能得之且立取友四方多矣冥然而趨不知其九折之阪歟其四達之衢歟今距先生不十舍許願執箕膺搢而拚焉時先生之講說或聞一言守之終其身而不失豈不可乎中歎曰嗚呼世齷齪相濁視貨財化居時逐虎噬而驚攫山崇而海錄赫然盛氣勢惛辱豎腐息目賜睽而耳頊縮凡不可致者皆可以指喉得初不必辨形聲校點畫於斯時也求其能事程試已若魯麟頰鳳祥蹄而瑞跡矧能孤征重趼相從於寂寞之宅乎壯矣哉子之志也雖然中嘗聞夫子弟子凡三千人而孔氏家語遷史列傳纔七十有七至見於魯論者無幾人幸而親遇聖人之時又幸親游聖人之門姓名不少槩見何哉豈非歷聘諸國之際無智愚賢不肖羣而進退一再識焉而已者不然何寡聞若是哉魯論諸子以能

答問故傳曾點漆雕開亞於回參者其言僅一見點猶從容數語開則一語而已儻非夫子有以發之則雖半語不可得而聞又孰知其為見道也吾意孔門諸人固有勝於點開者世亦不得而悉也然則答問之功又可少哉今吾非敢以夫子況先生亦非敢以孔門諸人擬子願其理有相似然者嗚呼人嘗患思古人而不可得見不知今人或勝於古人亦未可知也乃常相慕於不可得見之時而每相忽於相值之日其得謂之智乎前乎先生者固不知世復有斯人也後乎先生者豈無羨子之得見斯人者乎然則子之見也非幸歟子志夫古學者也宜有以問先生先生之答子也宜可以終身守之而不失也非止乎子之所已能也由其答問而有傳非幸而又幸者歟先生之見子也知子之嘗交於中也將必中乎問則以中之說而進焉因是而中之說亦傳非幸而又幸者歟

南唐書序

趙世延

天曆改元余待罪中執法監察御史王主敬謂余曰公向在南臺
蓋嘗命郡士戚光纂輯金陵志始訪得南唐書其於文獻遺闕大
有所考證裨助良多且爲之音釋焉因屬博士程熟等就加校訂
鉅板與諸史並行之越明年余得告還金陵書適就光來請序按
南唐本紀李昇系出憲宗四世閒關困阨纔有江淮之地僅餘三
十年卒不復振而宋滅之雖爲國褊小觀其文物當時諸國莫與
之並其賢才碩輔固不逮蜀漢武侯而張延翰劉仁瞻潘佑韓熙
載孫忌徐鍇之徒文武才業忠節聲華炳耀一時有不可掩矧其
閒政化得失興衰治亂之蹟有可爲世鑒戒者尤不可泯也竊謂
唐末契丹雄盛虎視中原晉漢之君以臣子事之惟謹顧乃獨拳
拳於江淮小國聘使不絕嘗獻橐駝并羊馬千計高麗亦歲貢方
物意者久服唐之恩信尊唐餘風以唐爲猶未亡也耶宋承五季
周統目爲僭偽故其國亡而史錄散佚不彰然則馬元康胡恢等
迭有所述今復罕見至山陰陸游著成此書最號有法傳者亦寡

後世有能秉春秋直筆究明綱目統緒之旨者或有所考而辯之
姑識其端以俟君子余前忝史館朝廷命議修宋遼金三史而未
暇他日太史氏復申前議必將有取於是書焉

元文類卷三十三

Blank columns for text in the right-hand page.

元文類卷三十四

序

國統離合表序

姚燧

走未壯時讀通鑑綱目書於蘇門山嘗病國統散於逐年事首不能一覽而得其離合之槩焉因年經而國緯之如史記諸表私藏諸麓遇有疑忘即是而叩無異多聞博識之見告者四十年矣是歲之秋同門友許君得卿自金陵過宣留語再月閒以示之得卿善其非出已意而新奇為說特抽綱目所有彙而為編雖刊置凡例之後猶不為僭而校官劉君德恭方刊胡公讀史管見於宣庠聞之謂因是工可斷手於旬浹遂取徽建二本重勘校得三誤焉其一建安二十五年徽作延康元年凡例曰中歲改元無事義者以後為正其在興廢存亡之間關義理得失者以前為正其下注云建安二十五年改元延康考之范史及陳志注文是漢號通鑑所書乃若曹丕稱王時所改者今不能悉見例云然則為漢為不

疑猶未決矧其時正在興廢存亡之間今以前爲正從建注二十五年其一章武三年徽大書三年後主禪建興元年建無三年餘與徽一凡例則曰章武三年五月後主卽位改元建興而通鑑目錄舉要自是年之首卽稱建興非惟失其事實而於君臣父子之教所害甚大故今正之卽是觀無三年者則昭烈爲無終獨建之失曰後主者徽建皆非嘗求其原由陳壽晉臣晉受魏禪不敢帝漢而臣魏故不曰漢曰蜀謂昭烈父子爲先主後主通鑑因之反帝魏而主蜀後爲目錄事皆書漢豈晚知其非欲正之而未及歟至綱目書出始曰漢中王卽皇帝位統斯正矣而於其子獨曰後主何哉且自建興以及炎興用天子制以臨四方者實四十年鄧艾至成都書帝出降明年猶書魏封故漢帝禪爲安樂公亡國之餘且然豈於卽位正始之年不帝反曰後主乎是與十四十五十六卷之起盡反凡例諸曰後主者皆溺於熟口順耳不思而失於刊正者也凡例又曰有被廢無諡者但曰帝某而不用後人所貶

之爵建興之帝未嘗被廢亦鈞於無諡者故下取晉帝奕與唐睿宗景雲二年注立宗皇帝先天元年明年始大書立宗明皇帝開元元年者例大書三年注帝禪建興元年明年大書帝禪建興二年庶前後參稽可皆吻合無齟齬也又其一天寶十五載注肅宗皇帝至德元載明年惟曰二載未嘗大書肅宗皇帝至德爲無始故今於二載上加肅宗皇帝至德使得上同於開元嗚呼三者鈞矣而延康之取至德之去猶皆小小何也統固在也若章武之距建興纔三年耳遽有帝父子之異豈不於統大有關乎故特書曰帝禪有罪走爲不韙者度不可以戶說雖面受之心不然焉或以爲知言非獨走也有見可一時之快而建興之帝亦將雪其比德失統主稱千載之恥於九原矣

序江漢先生死生

其歲乙未王師徇地漢上軍法凡城邑以兵得者悉阮之德安由嘗逆戰其斬刈首馘動以千億計先公受詔凡儒服挂浮籍者皆

出之得故江漢先生見公戎服而髯不以華人士子遇之至帳中見陳琴書愕然曰回紇亦知事此耶公爲之一莞與之言信奇士卽出所爲文若干篇以九族殫殘不欲北因與公訣斬死公止其宿實羈戒之旣覺月色爛然惟寢衣留故所公遽鞍馬周號積屍閒無有也行及水裔見已被髮脫履仰天而祝蓋少須臾蹈水未入也公曰果天不生君與眾已同禍矣其全之則上承千百年之祀下垂千百世之緒者將不在是身耶徒死無義可保吾而北無他也至燕名益大著北方經學實賴明之游其門者將百人多達材其閒燧生也後不及拜其履前獲識其子卿月者七年矣凡再見之初以府僚見之洛陽雖嘗以好兄余猶未語此今以憲屬來鄧始及之且德先公不忘也燧曰嗚呼自先公言之夫旣受詔出之軍中而使之死不以命非善其職且儒同出者將千數纔得如先生一人而使之泯沒無聞非崇其道此公所懼而必生之也自先生觀之孰親於其七尺之軀而大其所關人持瓦缶將敗之猶

有惜而不果者必姑毒罹禍不可一日居故忍而爲此出處非不思也中夜以興蹠膏血以鬪魑魅徑林莽以觸虎豹而始及水仰天而祝其行非不決也夫思而後行行之以決則其勢多難奪於中路使非先公自行而他人赴之能捨所忍爲以回其復生之志收其已逝之魄反就是一日不可居之禍毒乎由是言之先生之死求以無辱不以全歸其生也不以有赴而以知己此其胷中揆制一時相爲高下之權衡也然古之人爲知己死者有之無有爲知己而生者先生以古人所不爲者報之先公而先公所受先生也已多矣奚德哉卿月與余相視一泣卿月歸序所與言者贈之

送宰先生序

姚燧

至元三年三月未盡之三日宰先生謂燧曰子將游秦子能序予茲行乎予掉鞅游天下殆周獨秦未嘗一至又秦士捨修撰雷君亦莫有一識子昔家秦其所忠者誰人所通信者又誰盍枚舉之予階子言一進謁之也燧曰秦固衣冠之藪澤也在燧有未遍知

者焉蓋年之前乎燧者率隆名碩德既幼燧而未與之言後乎燧者燧何所慕賴乎彼而爲之伍故遺十百而得一二也請爲先生誦之有楊元父者吾師與之抗禮者也其學也粹而正其操履也堅而不渝其執親之憂也哀而禮其能也博而肆尤邃史學讀至落落奇傑之士必慷慨感激思見其人於今使先生之至不嫌於自明肯曰向之儒服登常山一言折猖狂之盜而落其角距者實予也彼有聞而不奇先生者乎雖先生夙有負氣使酒之聲彼將視爲古奇傑士之恆態必闊略而有取乎此也先生行哉其尙有合於斯人歟又有韓邦傑劉無競呂伯充者皆吾師之弟子也年皆長於燧若韓之能官劉之天質之美呂之問學之該徹皆燧所不敢望而及計之今日呂以練服在躬未可出之二人有造先生之館煩從者爲燧一訊安焉

送雷季正序

姚燧

燧從魯齋先生游最故且久於同門之士學爲最怠而不加進自

親夏楚時猶爾況今載名仕版遠處數千里之外哉昔之怠者爲忘不加進者弛而爲退矣宜季正之恥友而羞際予之心安焉而不敢有憾不謂徒以從游之久故願因鄙言獲進拜先生履前嗚呼其志則勤其意則良惜所藉以爲介者非其人也一也又先生自謝政而歸屏跡桑梓養安泉石家事不以干于心鄉人莫得見其面於時求欲如祭酒之授徒來則受之亦難也予則止之無行雖然以先生平昔樂教之心且熟子之兄伯靜之名嘗哀其願見未得竟抑志以卒有弟如此篤道而善學行已以化鄉岸然不流於今俗翹然自視以古人千里贏糧而就正焉又觀夫人有可進成德達才之具必不拒其見也予則勸之令行且景星鳳凰之爲物人或睹之猶爲生之幸況大人君子道德之容可以興起一世仁義之言足以發輝百王者哉獲一進拜而聞其緒論必決滯爲通易暗爲明大有得於曩昔也有得而私之仁人之用心不然行哉予將須其歸而見告也至元辛巳二月吉日姚燧序

送暢純甫序

姚燧

歐陽子爲宋一代文宗一時所交海內豪俊之士計不千百而止及謝希深尹師魯二人者死序集古錄遂有無謝尹知音之恨嗚呼豈文章也作者難而知之者尤難歟余嘗思古之人唯其言之可以行後爲恃以待他日子雲者出將不病夫舉一世之人不余知也今乃若是亦以有知者爲快而失之爲悲歟余冠首時未嘗學文視輩流所作惟見其不如古人者雖不敢輕非諸口而亦未嘗輕是於心也過而自思人之能者余操慮持論且然余不能之何以免人無嫉賢之譏乎年二十四始取韓文讀之走筆試爲持以示人譬如童子之鬪草彼能是余亦能是彼有是余亦有是特爲士林禦侮之一技焉耳或謂有作者風私心益不喜以爲彼忠厚者不欲遽相斥笑姑爲是諛言以愚之不然殆鼓舞之希進其成也自是蒙恥益作旣示之人且就正於先師先師亦賞其辭而戒之曰弓矢爲物以待盜也使盜得之亦將待人文章固發聞士

子之利器然先有能一世之名將何以應人之見役者哉非其人而與之與非其人而拒之鈞罪也非周身斯世之道也余用是廢作有亦不以示人純甫自言得余隻字一言不棄而錄之又言世無知公者豈惟知之讀而能句句而得其意者猶寡嗚呼世固有厭空桑之瑟而思聞鼓缶者乎然文章以道輕重道以文章輕重世復有班孟堅者出表古今人物九品之中必以一等置歐陽子則爲去聖賢也有級而不遠其文雖無謝尹之知不害於行後猶以失之爲悲下下之外豈別有等置余爲哉則爲去聖賢也無級而絕遠其文如風花之逐水霜葉之委土朝夕腐耳豈有一言之幾乎古可聞之將來乎純甫獨信之自余不可不謂之知已足爲百年之快恐純甫由此而取四海不知言之非也然純甫實善文其不輕以出者將以今爲未集積而至於他日以騷雅末流典謨一代乎將恃夫蒞民旣爲循吏持憲旣爲才御史富民又將爲良大農道行一時無暇於爲言乎豈以世莫已知有之而退藏於密

也由積而爲書他日與道行一時無暇於爲言則可由莫已知而不出若余也雖不善文而善知文則純甫獨失人矣今以農副行田隴右於其別也敘以問之至元丁亥七夕姚燧書

送李茂卿序

姚燧

大凡今仕惟三途一由宿衛一由儒一由吏由宿衛者言出中禁中書奉行制勅而已十之一由儒者則校官及品者提舉教授出中書未及者則正錄而下行省宣慰十分之一半由吏者省臺院中外庶司郡縣十九有半焉吏部病其自九品而上宜得者繩繩來無窮而吾應者員有盡故爲格以扼之必歷月九十始許入品猶以爲未也再下令後是增多至百有廿月嗚呼積十年矣勞乎哉李君茂卿嘗同燧受學先師司徒公儒者也公戶部恩澤既推其兄之子及將試吏堂帖令出掾湖廣省盈九十月將赴銓中書燧賀之曰人有不職幸不糾於御史者君以勤效無此人有饗墨幸不罹罪罟者君以清慎無此人有依庇有力竊竊離所事同

列之權以白求容一時幸不譴斥者君以中行不阿無此人有挾仕而商賦之州縣而倍責贏入以肥其家幸不訟於民與眾樹姻黨子弟入官以妨後至之塗幸不貶於士者君祿入外無他營捨僕焉則顧影無朋舉無此舉無爲爲賀其可賀者諺曰兩姑之閒難爲婦上政事堂下參幕多或二十人其事之來抱按求署無一可後者皆視其色聽其言動立移晷比不齟齬使馴馴如式從已而出譬則庖人善適眾口酸鹹者好之不齊然非暫也必八年之久大而經國子民細而米鹽甲兵於盡得夫人之情而熟知夫事之勢增益其所不能者不既多乎今之老於刀筆筐篋以致達官貴人者皆下視吾縫掖以爲言闊事情而不適爲用者恃其能此焉爾君既能之是行也以軍國公相知之有素無曰峻擢惟循所宜資亦畀善所昔也人吏之今焉吏人其留中其居外主乎聞司徒平生六經仁義之言而濟以今所能古所謂以儒術飾吏事者非君其誰哉大德己亥秋八月上弦日姚燧書

送姚嗣輝序

姚燧

取士以文始於隋而盛於唐其法有司擇學修其家名聞其鄉者歌鹿鳴而進之朝謂之貢至則試以聲律之文中程度者謂之選猶未即得仕必待有位者之舉猶視舉主何人或眾且賢以斷其人之材否始授之官勝國因之而小變焉選即官之惟不使得為令必制置提刑轉運諸司五人舉始用為令令而上郡牧侍從五府之官無不能至者則自貢而選而舉千百人不一得焉亦磽乎其艱哉吾宗嗣輝勝國選士也赫奕其時睦後塵者千百人烏可少歧迨今改玉聲名昭晰不可終闕猶官洪校滿秩而觀光天朝求通刺柄政之臣盧公吳公門者千百人未有一得獨於嗣輝傾身接之延譽諸公閒文云乎哉有見於道德之實耳士而得此亦曰逢矣逢而至於達也奚惑然終不能增多其舊尺寸復調武岡益遠於洪豈兩公面是而中不力耶曰非也囿於法制之密先得之多兩公拱眎不可躡其級也以故南檣安意而往既輒燧告之

曰凡今仕者聞職乎民以有治賦聽訟之事為莫不色喜聞職乎士則以無有貢選利祿之望人怠於學虛師席而夏楚不試卒不擇乎其中嗣輝將亦若是乎盍亦思校官風化之原治忽所寄也無遠稽古而監之今司徒文正許公微時于大名于輝于秦于河內以倡鳴斯道為已任諄諄私淑少長不一其年也銳鈍不齊其才也積多至數百人聞之天聰徵為成均俄拜左相歲餘辭免復來成均後其弟子繼司鼎鉉者將十人卿曹風紀二千石吏棊錯中外者又十此焉其於隆平之治豈不少贊乎嗣輝苟以是為心規矩薰陶是邦之多士得其達才一二以用斯世使海內之人指而誦曰是大夫所梯接者於以亞匹吾司徒公其獲將多行矣勉事乎此嗣輝蜀人以蜀多檣木雖寓荆吳不忘其鄉號南檣云

李平章畫像序

陛下之未出閣由李道復日侍講讀親而敬之嘗召繪工惟肖其形賜號秋谷命集賢大學士王顥大書之手刻為扁而署其上又

側注曰大德三年四月吉日為山人李道復製至大四年辛亥春
正位宸極制授道復光祿大夫中書平章政事以盡學焉後臣之
義裝潢是圖填金刻扁而摹賜號與御署卷加標軸寵耀至矣人
孰與儔勅臣燧序之將俾詞臣頌歌其下而親覽焉臣聞命屏營
反覆究思在昔帝王圖其臣者商高宗之傅巖漢中宗之麒麟閣
世祖之雲臺唐太宗之凌煙閣四焉耳麟閣而下皆將相之開國
承家平亂亡以贊彌綸資訐謨以致隆平者傅巖不然初未有是
赫赫顯烈肖其夢形求得諸野爰立作相以道復肖形可同說乎
高宗圖於既王三年之後陛下則圖於未帝一紀之先其時繪工
運思有所未至手為設色高宗於說有是乎哉斷所無者李泌從
肅宗於途人指目曰黃衣者聖人也白衣者山人也已乃為相而
道復姓偶同乎泌亦白其衣今亦已相謂道復山人可同泌乎為
之賜號刻扁肅宗於泌有是乎哉亦斷所無者泌雖賢者而言涉
神仙迂怪以故史氏短之惟說則無閒然嘗考觀之古今之世相

去若異帝王為治道罔不同何則陛下所居則列聖之位也列聖
君臨之中土堯舜昔嘗有也乃若高宗亦商聖賢之君恥其不為
堯舜故命說曰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作舟楫歲大旱作霖雨
作酒醴惟麴蘖作和羹惟鹽梅取喻再三求其交修者皆陛下有
虞道復之心今謂道復其才有足方說孰敢犯是不韙然其所處
則說地也如較其學焉後臣顧說所無能求多聞以建事學古訓
以道積厥躬招俊乂以列庶位對揚天子之命亦足襲說遺芳餘
烈報陛下矣然非舊學之臣世不以是責難俟夫治定而功成德
尊而年及或遂懸車於秋谷釣雲月以弄泉石朝堂有疑馳使諮
之猶不得見為山人世則目曰山中宰相者所不免也是年夏五
集賢大學士榮祿大夫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修國史臣姚燧
拜手稽首序

序牡丹

余於牡丹始以中統之元見壽安紅洛西劉氏園三年見左紫洛

姚燧

陽故趙相南園兩花皆千葉株皆四尺壽安二十萼廣徑七寸高與之等左紫四萼八寸高等又三年見千葉狀元紅燕都故楊相大參宅株五尺四十萼七寸高等後二十年見之長安毛氏園最多將百株株二尺少然皆單葉小大參差不齊無絕奇者後二年見玉板白洛陽楊氏欄株亦二尺少多葉十萼七寸少鄧州見三家張氏肖齋之衡山紫陳氏終慕堂之淺紅兩花皆十五葉衡紫株二尺少將二十萼五寸少淺紅株三尺少將五十萼六寸少惟蕭仁卿之承顏亭白花大株三尺太可六七十萼七寸少千葉最盛又有色緋紫碧相錯株三尺少可四五十萼盛亞白花七寸太復有緋花株卑十萼八寸二花皆多葉而緋花獨奇蓋故為佳品今失其名者別有鶴翎紅為千葉小株獨萼五寸太高等他日株大花則隨大矣是為鄧花之冠仁卿舊云此洛陽壽安諸孫自余觀之大非壽安則淺紅而今名余所命之蓋即其形色近似為言也長安洛陽諸花余忘其香孰勝萃鄧花而校噴勃穠綿可喜如

紫薇者衡紫為第一此余生五十一年所見者然自元年至今為二十九年其間六年六見自燕長安洛陽而至此幾數千里中元及三年與至元二十年三見洛陽為同地至元六年十八年二十年各一見之燕秦鄧為異地亡慮百十株而千葉名品纔四見則千葉獨難遇亦猶千人為英萬人為傑尤世不恆有者矧賞酬有數邪劉趙二園雖皆有酒年甚少不善飲楊大參時與先世父中書左丞同朝為父執與之酒不敢飲毛園時為秦憲毛氏方業市酒纔下馬行觀擇翦數萼不飲而去楊氏欄時滿秦憲將走荆憲借居其廬客懷牢寂無誰與為飲張齋陳堂纔持一二觴各翦一二萼持歸不名為飲其盡醉相讌者惟承顏亭一焉而已嗚呼以齒五十一年之老行數千里之遠始觀至今二十九年之久六年六見之稀而無負可當賞酬者醉明日仁卿求記其事予口未拒而心弗是之以為尊俎之樂屑屑者奚足筆其夏白花忽槁死其秋固求記之予始思昔者坐斯亭也孰逆是花旋踵不可復見

亦可謂異事也又思左紫止一株已移植嵩山廟中洛陽今亦絕
聞壽安故在其玉板白及毛園百株將如左紫移植他人邪無亦
若是花之已槁死也嗚呼往者既然況來者之不可必邪細者且
然況大此倍蓰十百者耶則吾平生所當勉吾身而因循弗力以
去不可復追者已多也誠可為老將至之一慨而植物之死生又
不足怪也仁卿惟喜予文已記其承顏而求之屢如老父取張長
史判吾特賢其以是心至而已然又益思六年之閒不善飲不敢
飲不可飲與無誰與飲與不名為飲非他蓋無詩人同臭味者發
其極意焉耳而承顏是日則梁宣慰貢父張總管孟卿王工部景
韓是皆善詩安知可為他日故實亦未易以復得者據蘭亭例為
序惜其時無唱酬未嘗罰依金谷酒斗數也

春秋諸國統紀序

吳澂

讀三百五篇之詩曰有美有刺也讀二百四十二年之春秋曰有
褒有貶也蓋夫子既歿而序詩傳春秋者固已云然則自秦漢以

後之儒創為是說也說經而迷於是也有年矣逮自朱子詩傳出
人始知詩之不為美刺作若春秋之不為褒貶作則朱子無論著
夫孰從而正之有惑有不惑者相半也邵子曰聖人之經渾然無
跡如天道焉春秋書實事而善惡形于其中矣旨哉言乎朱子謂
據事直書而善惡自見其旨一也唐啖趙宋孫劉而下不泥於傳
有功於經者奚啻數十家然褒貶之敝猶未悉除必待宋末李呂
而後不大惑夫其所謂褒貶者以書時書月書日為詳略其事以
書爵書人書國為榮辱其君以書字書氏書名書人為輕重其臣
而已噫事之或時或月或日也君之或爵或人或國也臣之或字
或氏或名或人也法一定而不易豈聖人有意於軒輊予奪之哉
魏郡齊履謙伯恆甫之說春秋則異是不承陋襲故皆苦思深究
而自得內魯尊周之外經書其君之卒者十八國乃分彙諸國之
統紀凡二十已所特見各傳于經縷數旁通務合書法餘事闕而
不錄其義視李則明決多其辭視呂則簡淨勝予之所可靡或不

同閒有不同亦其求之太過爾而非苟為言也不見九方臯相馬之眼者又烏能識之伯恆甫之篤志經學知之雖久晚年獲覩其二書之成寧不快於心歟二書謂何易春秋也

服制考詳序

吳澂

凡喪禮制為斬齊功總之服者其文也不飲酒不食肉不處內者其實也中有其實而外飾之以文是為情文之稱徒服而無其實則與不服等爾雖不服其服而有其實者謂之心喪心喪之實有隆而無殺服制之文有殺而有隆古之道也愚嘗謂服制當一以周公之禮為正後世有所增改者皆溺乎其文昧乎其實而不究古人制禮之意者也為母齊衰三年而父在為母杖期豈薄其母哉蓋以夫為妻之服既除則子為母之服亦除家無二尊也子服雖除而三年居喪之實如故則所殺者三年之文而已實固未嘗殺也女子在室為父斬既嫁則為夫斬而為父母期蓋日子之所天者父妻之所天者夫嫁而移所天於夫則降其父婦人不二斬

者不二天也降已之父母而期為夫之父母亦期期之後夫未降服婦以除服而居喪之實如其夫是舅姑之服期而實二年也豈必從夫服斬而后為三年哉喪服有以恩服者有以義服者有以名服者恩者子為父母之類是也義者婦為舅姑之類是也名者為從父從子之妻之類是也從父之妻名以母之黨而服從子之妻名以婦之黨而服兄弟之妻不可名以妻之黨其無服者推而遠之也然兄弟有妻之服已之妻有娣姒婦之服一家老幼俱有服已雖無服必不華靡於其躬宴樂於其室如無服之人也同爨且服總朋友尚加麻鄰喪里殯猶無相杵巷歌之聲奚獨於兄嫂弟婦之喪而愨然待之如行路之人乎古人制禮之意必有在而未易以淺識窺也夫實之無所不隆者仁之至文之有所或殺者義之精古人制禮之意蓋如此後世父在為母以三年婦為舅姑從夫斬齊並三年為嫂有服為弟婦亦有服意欲加厚於古而不知古者子之於母婦之於舅姑叔之於嫂未嘗薄也愚故曰此皆

二文類卷三十四
七
溺於其文昧乎其實不究古人制禮之意者也古人所勉者喪之實也自盡於己者也後世所加者喪之文也可號於人者也誠偽之相去何如哉每思及此而無可與議豫章周成大服制考詳可為究心於禮矣嘉其有補世教因附愚說於其篇端俾其世之知禮者講焉

陸象山語錄序

吳澂

青田陸先生之學非可以言傳而學之者非可以言求也盱江舊有先生語錄一裘所錄不無深淺之異此編之首乃其高弟子傅季魯嚴松年之所錄者徵肅讀之先生之道如青天白日先生之語如震雷驚霆雖百數十年之後有如親見聞也楊敬仲門人陳垣嘗鈔版貴溪象山書院至治癸亥金谿學者洪琳重刻于青田書院樂順攜至京師請識其成嗚呼道在天地間今古如一人人同得智愚賢不肖無豐嗇焉能反之於身則知天之所以與我者我固有之不待外求也擴而充之不待增益也先生之教人蓋

以是豈不至簡至易而切實哉不求諸我之身而求諸人之言此先生之所深閔也今之口談先生心慕先生者比比也果有一人能知先生之學者乎果有一人能為先生之學者乎嗚呼居之相近若是其甚也世之相去若是其未遠也可不自愧自惕而自奮與勿徒以先生之學付之於其言也

元學士文藁序

吳澂

儒者以文章為小伎然而豈易能哉能之不易而或視以為易焉昌黎韓子之所不取也且其為不易何耶未可以一言盡也非學非識不足以厚其本也非才非氣不足以利其用也四者有一之不備文其能以純備乎或失則易或失則艱或失則淺或失則晦或失則狂或失則萎或失則俚或失則靡故曰不易能也學士清河元復初自少負才氣蓋其得於天者異於人而又浸淫乎羣經蒐獵乎百家以資益其學增廣其識類不與人相同既而任於內外應天下之務接天下之人其所資益增廣者又豈但紙上之陳

言而已故其文脫去時流畦徑而能進古作者之道正矣而非易
奇矣而非艱明而非淺深而非晦不狂亦不萎不俚亦不靡也登
昌黎韓子之堂者不於斯人而有望與予與之交也久今由湖廣
參政赴集賢學士之召與予遇於江州出示近藁三帙所得有加
於前予非能文者喜談文者也於斯時也而有其談之人如之何
而不喜也雖然無迷其途無絕其原願其服膺韓子之言以終其
身

別趙子昂序

吳澂

盈天地之間一氣耳人得是氣而有形有形斯有聲有聲斯有言
言之精者為文文也者本乎氣也人與天地之氣通為一氣有升
降而文隨之畫易造書以來斯文代有然宋不唐唐不漢漢不春
秋戰國春秋戰國不唐虞二代如老者不可復少天地之氣固然
必有豪傑之士出於其間養之異學之到足以變化其氣其文乃
不與世而俱今西漢之文最近古歷八代浸做得唐韓柳氏而古

至五代復做得宋歐陽氏而古嗣歐而興惟王曾三蘇為卓之七
子者於聖賢之道未知其何如然皆不為氣所變化者也宋遷而
南氣日以耗而科舉又重壞之中人以下沈溺不返上下交際之
文往往沽名釣利而作文之日以卑陋也無怪其間有能自拔者
矣則不絲麻不穀粟而縹緜是衣蠅蛤是食倡優百態山海百怪
畢陳迭見其歸欲為一世所好而已夫七子之為文也為一世之
人所不為亦一世之人所不好志乎古遺乎今自韓以下皆如是
噫為文而欲一世之人好吾悲其文為文而使一世之人不好吾
悲其人海內為一北觀中州文獻之遺是行也識吳興趙君子昂
於廣陵子昂昔以諸王孫負異材丰度類李太白資質類張敬夫
心不挫於物而所養者完其學又知通經為本與余論及書樂識
見負出流俗之表所養所學如此必不變化於氣不變化於氣而
文不古者未之有也子昂亟稱四明戴君戴君重廬陵劉君鄱陽
李君三君之文余未能悉知果一洗時俗所好而上追七子以合

於六經亦可謂豪傑之士已余之泪沒豈足進於是哉每與子昂論經究極歸一子昂不予棄也南歸有日詩以識別

畸人坐書癖殊嗜流俗笑解弦三十秋已矣鍾期少近賦遠遊篇上下四方小識君維揚驛玉色天下表伏梅千載事疑識一夕了

詩文正始上白晝雲龍矯樂經久淪亡黍管介毫杪瑟笙十二譜苦志諧古調科斗史籀來篆隸楷行草字體成七家落筆一如掃

草木蟲魚影自植自飛跳曲藝天與巧誰窺窺奧窔肉食肉眼多按劍橫道寶鶴書徵為郎瑚琀恆清廟班資何足計萬世日杲杲

塞鴛厲十駕天下君與操

送盧廉使還朝為翰林學士序

徵往歲北行徵中州文獻東人往往稱李徐闕眾雖能文辭有風致者曰姚曰盧而徵所識惟閣盧二公焉閣踵李徐為翰林長盧

公由集賢出持憲湖南繇湖南復入為翰林學士夫翰林之職自唐宋至于今壹所以寵異儒臣也公之文名天下莫不聞豈以寵

異之數而為輕重哉是蓋未足以為公榮也然而有可以為天下喜者何也國有大政進儒臣議之此家法也公事先皇帝為親臣

三十年朝夕近日月之光朝廷事宮禁事耳聞而目見熟矣凡宏規遠範深謀密慮有人不及知而公獨知之者事或昔不然而今

然苟有議公援故事以對言信而有證聽者樂而行者不疑其與疏逃之臣執經泥古師心創說而於成憲無所稽者相去萬萬也

詩曰維今之人不尚有舊謂其明習舊事者也儒之為天下貴也

用之而有益於斯世也若曰是官也職優而地散秩崇而望清步趨檐如言論淵如炳如也鏘如也如華蟲黼黻如玉磬琴瑟于以

儀天朝瑞盛世而已及當世事則曰夫既或治之又奚庸聞公不

如是也而亦非天下士所望於公也

送何太虛北遊序

士可以游乎不出戶知天下何以游為哉士可以不游乎男子生而射六矢示有志乎上下四方也而何可以不游也夫子上智也

適周而問禮在齊而問韶自衛復歸於魯而後雅頌各得其所也
夫子而不周不齊不衛也則猶有未問之禮未聞之韶未得所之
雅頌也上智且然而況其下者乎士何可以不游也然則彼謂不
出戶而能知者非歎曰彼老氏意也老氏之學治身心而外天下
國家者也人之一身一心天地萬物咸備彼謂吾求之一身一心
有餘也而無事乎他求也是固老氏之學也而吾聖人之學不如
是聖人生而知也然其所知者降衷秉彝之善而已若夫山川風
土民情世故名物度數前言往行非博其聞見於外雖上智亦何
能悉知也故寡聞寡見不免孤陋之譏取友者一鄉未足而之一
國一國未足而之天下猶以天下爲未足而尚友古之人焉陶淵
明所以欲尋聖賢遺跡於中都也然則士何以不游也而後之游
者或異乎是方其出而游乎上國也奔趨乎爵祿之府伺候乎權
勢之門搖尾而乞憐脅肩而取媚以僥倖於寸進及其既得之而
游于四方也豈有意於行吾志哉豈有意於稱吾職哉苟可以歛

攘其人盈厭吾欲囊橐既充則陽陽而去爾是故昔之游者爲道
後之游者爲利游則同而所以游者不同余於何弟太虛之游惡
得無言乎哉太虛以穎敏之資刻厲之學善書工詩綴文研經修
於已不求知於人二十餘年矣口未嘗談爵祿目未嘗覩權勢一
旦而忽有萬里之游此人之所怪而余獨知其心也世之士操筆
僅記姓名則曰吾能書屬辭稍協聲韻則曰吾能詩言語布置粗
如往時所謂舉子業則曰吾能文闔門稱雄矜已自大醯糞之雞
坎井之蛙蓋不知甕外之天井外之海爲何如挾其所已能自謂
足以終吾身沒吾世而無憾夫如是又焉用游太虛肯如是哉書
必鍾王詩必陶韋文不柳韓班馬不止也且方窺測聖人之經如
天如海而莫可涯詎敢以平日所見所聞自多乎此太虛今日之
所以游也是行也交從日以廣歷涉日以熟識日長而志日起跡
聖賢之跡而心必知士之爲士殆不止於研經綴文工詩善
書也聞見將愈多而愈寡愈有餘而愈不足則天地萬物之皆備

於我者真可以不出戶而知是知也非老氏之知也如是而游光前絕後之游矣余將於是乎觀激所逮事之祖母太虛之從祖姑也故謂余為兄余謂之為弟云

元文類卷三十四

元文類卷三十四
序
元明善

元文類卷三十五

序

吳幼清先生南歸序

元明善

上守大寶之八年用大臣薦起臨川布衣吳先生應奉翰林文字大夫士相與舉手交慶曰朝廷不靳官賞遠下林莽高人端士自蔽於不耀之地者固將撫抱振迹而興矣賢能並用則治具張治具張則太平之象見是故一事得天下之人莫不策厲以自顧一事失天下之人亦莫不沮喪以相弔舉措不可不慎也如此夫或曰吳先生居於深山曠澤之閒五十餘年耕釣以供衣食無所仰給於人其氣淵朗而和粹其學正大而明溥澹然怡然游心於詩書之苑殆以是終其身者能為一官而起邪或曰朝廷清明天人相協民物安阜制禮作樂政當今日思得博碩隆古之士揖讓贊襄於其閒不果於忘世不必於售已道足行於一家達可行諸天下者易之義也吳先生明易者也殆以是促裝速駕就道疾驅詎

年進士嘗試自勉又何患吏弊之深者不抉而牢者不破耶

雲南志略序

虞集

京師西南行萬里為雲南雲南之地方廣萬里在憲宗時世祖帥師伐而取之守者弗能定既即位於海內使省臣賽天赤往撫以威惠沿其俗而導之善利鎮以親王貴人者四十年方是時治平方臻士大夫多材能樂事朝廷不樂外官天子閱遠人之失牧也常簡法增秩優以命吏而為吏者多傲倖名器無治術無惠安遐荒之心禽獸其人而漁食之無以宣布德澤稱旨意甚者啟事造釁以毒害賊殺其人其人故暴悍素不知教寃憤竊發勢則使然不然惡生樂死夫豈其情也哉嗟乎昔者箠壺迎徯之民日以老死且盡生者格於貪利虐師以自遠於恩化其吏士之見知者無所建白而馭於中者又不識察其情狀一隅之地常以為中國憂而論治卒未究其故不亦悲乎河間李侯景山由樞庭宣慰烏蠻烏蠻雲南一部也始下車未及有所施會羣蠻不靖巡行調發餽

給填撫周履雲南悉其見聞為志略四卷因報政上之余嘗按而讀之考其生產風氣服食之宜人物材力愚智勇怯山川形勢之扼塞要害而世祖皇帝之神威聖略槩可想見未嘗不俯伏而感歎也其志曰張喬斬姦猾長吏九十餘人而三十六部盡降諸葛孔明用其豪傑而財賦足以給軍國史萬歲貪賂隨服隨叛梁毗一金不取酋長感悅李知古以重賦僇尸張虔陀以淫虐致亂此於事至較著明白者也其術不甚簡易乎有志之士尚有所覽觀焉至讀其記行諸詩必有悲其立志者矣

杜詩纂例序

虞集

昔夫子作春秋因魯史之舊文據事直書而已善學者以其屬辭比事而觀之得其筆削之故則聖人之意庶幾可見於千載之下焉是故杜預因左氏之傳陸淳因啖趙之說皆纂為例以著之是或求經之一道也然而聖人之筆如化工之妙初未嘗立例而為文也學者設此以推之耳至於詩亦然出於國人者謂之風出於

朝廷公卿大夫者謂之雅用之宗廟郊社者謂之頌其別不過此三者而已其義則有比興賦之分焉詩人作詩之初因其事而發於言固未嘗自必曰我爲比我爲興若賦也成章之後亦無出於三義之外者故學者不得不以例而求之此亦例之所由纂所謂譜者是也申屠公以直節高義在至元中爲名御史其所樹立固不止乎文字之末然獨好杜工部詩諷誦之久又取其一篇一聯一句一字可以類相從者錄之以爲纂例其亦好之篤而求之詳已乎其子駒手其遺書以示集俾序其故焉子故引先儒之考於詩春秋者以比之而又爲之言曰杜詩之體眾矣而大槩不過五言七言爲句耳虛實相因輕重相和譬之律呂定五音焉至於六十盡矣又極之於二變焉至於八十有四而盡矣不能加七音以爲均也然則五言七言之句固可以例盡也至若一字之例譬如橐之鼓籥之吹戶之樞虞之機虛而能應動而有則變通轉旋實此焉出類而數之不已備乎或曰詩家之妙乃在於嗟嘆咏歌之

閒以得乎溫柔敦厚於優游淫佚之表今句比而字舉果其道乎則應之曰具波磔點畫之文則可以成字八法具而書之精妙著矣未有失八法而可以爲佳書者也耳目鼻口之用則可以成人百體從而人之神明完矣未有隳一體而可爲全人者也然則例之爲說詎可廢乎嘗有問於蘇文忠曰公之博洽可學乎曰可吾嘗讀漢書矣蓋數過而始盡之如治道人物地理官制兵法貨財之類每一過專求一事不待數過而事事精覈矣參伍錯綜八面受敵沛然應之而莫禦焉文忠之學未始果出於此要之讀書之良法也故觀乎杜詩纂例而深有慨於予衷焉善讀書者能如申屠公之於杜詩即文忠公之於漢書也願學者推此說以爲凡讀古書之法焉其精博可勝言哉然則申屠公豈止有功於杜詩而已乎駒清介有守於義勇爲文學之事於詩尤長固有所受哉

南昌劉應文文彙敘

虞集

江西之境其山奇秀而水清瀉委折演注至於南昌則山益壯水

益大故生人稟是氣者多能文章而其爲文又能脫略其鄙樸之質振作其委靡之體故言文者未有先於江西然習俗之弊其上者常以怪詭險澀斷絕起頓揮霍閃避爲能事以竊取莊子釋氏緒餘造語至不可解爲絕妙其次者汎取耳聞經史子傳下逮小說無問類不類勦剽近似而雜舉之以多爲博而蔓延草積如醉夢人聽之終日不能了了而下者迺突兀其首尾輕重其情狀若俳優諧諢立此應彼以文爲事嗚呼此何爲者哉大抵其人於學無所聞於德無所蓄假以文其寡陋而從之者亦樂其易能無怪其禍之至此不可收拾也嗚呼爲文章者未暇縱論古今天下也卽江西論之歐陽文忠公文公曾南豐非其人乎執筆之君子亦嘗取其書而讀之凡已之所爲合於此三君子否也苟不合則已之謬可知已而曾不出此何也蓋三君子之文非徒然也非止發於天資而已也其通今博古養德制行所從來者遠矣宜乎樂爲寡陋而爲能者不知思也此三君子之文猶不足以知之況三

君子之上有當知者尙遠也豈復知之乎如此而欲以文自命則亦惜乎秀氣之委者矣悲夫豈獨學者之咎哉豈獨學者之咎哉南昌劉君資深少於余一歲相好也不遠萬里以其子應文之文來教觀資深之意深有望於其子矣余觀應文之筆端清而不險健而不怒其連中於有司而分教一郡宜矣信乎山水秀潤之所鍾者設有可望者也然余閱之傳曰觀乎會通以行其典禮非觀乎會通則固陋而已夫正其所已能而追其所未能君子之道也余僑居江西二十年矣是亦江西之人於江西得無情乎矧吾友人之子余安得不以憂吾江西之文敝者而告之應文願應文之勉之也

安先生文集序

虞集

晦菴集者詩文凡若干篇臺城安君敬仲之所作與門人趙郡蘇天爵之所輯錄者也旣繕寫乃來告曰昔容城劉靜修先生得朱子之書於江南因以之遡乎周邵程張之傳以求達夫論語大學

中庸孟子之說古所謂聞而知之者此其人歟聞其風而慕焉者
敬仲也與靜修之居閒數百里耳然而未嘗見焉徒因其門人烏
叔備承問其說以爲學則是敬仲之於靜修蓋亦聞而知之者乎
願序而傳焉嗟乎知之爲知有未易一槩言者聖賢之道大矣世
之豪傑能因其才識之所至而知其所及者其人豈易得哉昔者
天下方一朔南會同縉紳先生固有得朱子之書而尊信表章之
者今其言衣被四海家藏而人道之其功固不細矣而靜修之言
曰老氏者以術欺世而自免者也陰用其說者莫不以一身之利
害而節量天下之休戚其終必至於誤國而害民然而特立於萬
物之表而不受其責焉而自以孔孟之時義程朱之名理自居而
人莫知奪之也觀其考察於異端幾微之辨其精如此則其下視
一世之苟且汗濁者不啻蟻蠅之細犬彘之穢豈不信然敬仲氏
終身師慕之則其所見何可量哉然靜修門人嘗有與子同爲國
學官者從問其師說不予告也退而求諸其書見其告先聖文曰

因蚤躁狂若將有志中實脆屈未立已頽揆厥無成實由貪懦時
馳意去凜不自容顧念初心悅焉如失觀乎此言則靜修道德之
所至可見矣噫吾道之大豈委靡不振鹵莽依託者所可竊假於
斯哉其必有振世之豪傑而後可也以予觀于國朝混一之初北
方之學者高明堅勇孰有過於靜修者哉誠使天假之年遜志以
優入不然使得親炙朱子以極其變化充擴之妙則所以發揮斯
文者當不止是哉又嘗求敬仲於其書矣其告先聖文曰追憶舊
聞卒究前業灑掃應對謹行信言餘力學文窮理盡性循循有序
發軔聖途以存諸心以行諸已以及諸物以化於鄉然則敬仲得
於朱子之端緒平實切密何可及哉誠使得見靜修廓之以高明
厲之以奮發則劉氏之學不既昌大於時已乎惜乎靜修既不見
朱子而卒仲又不獲親於靜修二君子者皆未中壽而卒豈非天
乎予與敬仲年相若也少則持未成之學以出及粗聞用力之要
而氣血向衰凜然有不及之歎視敬仲之蚤有譽於當世寧無慨

然者乎若蘇生之拳拳於其師之遺書如此亦可見其取友之端矣是皆予之所敬畏而感發者故題以為辱也

汪氏勳德錄序

虞集

國家龍興朔漠威行萬方金源日蹙吏士守者或降或死且盡不能成軍山東西之間豪傑並起據保城壁大抵非金署置之舊隴右鞏昌汪氏據高制遠統郡縣數十勝兵數萬號曰便宜都總帥柵石門為金守者三世及我兵攻鞏昌則金亡已三歲矣汪氏猶不忍降其士大夫皆曰君死國亡民將安歸乃縞素為金發喪登陣哭三日因皇子闊端以自歸太宗皇帝察其誠仍以爲便宜都總歸鎮故地取蜀之役資糧甲兵之賦終始畢給功多之紀他將鮮儷焉此諱世顯者所以封隴右王也王有子七人孫十有九人多居將相官封公者九人傳五世兄弟子孫百八十餘人總軍鞏昌者既世其職餘多大官尤顯者今御史中丞壽昌也其兄成都萬戶嗣昌曰世荷國恩功業在盟府褒郵有制詔世次具譜牒行

事歲月則有先塋家廟之碑文在請輯錄刻摹以傳於世諗諸太史太史虞集曰予觀于功臣之家以世業顯融者固多得統其郡軍世守其地者惟汪氏或曰道家忌三世為將汪氏之德必有大過人者真可信歟予故以為汪氏之德先人事故主無憾見信國家非他人所得而及也歟

羅氏族譜序

虞集

世有為譜系於其家者獨眉山蘇氏書法最具其詳略遠近親疏之殊可引而觀也後之為譜者必稽焉今豫章羅氏族譜斷自前以下凡十有五世分十八派合其族子弟千百人夫定其可知而不妄援於已遠詳其所至而不輕遺於已疏所謂質而不誣詳而有序者庶幾得之然予竊觀其數世之間偉然以科第自致仕宦至郡守有聞人當時者相望可謂盛哉及其末也去為老佛之徒或不得其名而姑次其甲乙甚者或無以為繼亦足慨然矣嗟夫盛衰之相形盈虛之迭至彼千百人之身其初一人之身也豈其

一人之身而福澤所沾被有鍾於此而遺於彼者則其理吾有所不知者矣古者天子之廟七諸侯五大夫三適士二庶人祭於寢聖人之心亦豈不欲夫士庶人者皆有以推其烝烝之孝上及其遠始曾高之祖而無所間歟其貴賤貧富尊卑之殺有不容不然者矣彼其立爲大宗之法有百世不遷之議者蓋必天子諸侯之家爲然它非所可及也故宗廟墳墓以系之冠昏喪祭以合之紀之以昭穆氏族養之以采地租稅又爲三宥制行以致其嚴凡其宗族子弟之賢者必薦之以爲諸侯卿大夫士而其不肖者莫不資於上以自養而不必有流離淪替之憂然則雖百世可也今吾黨以布衣薇蕨之約顧能記錄其族從至於十餘世而不止豈非用心之厚者哉然於祭而無其禮也於親而無以合也抑亦姑使其後之人知其身之所自而不忍於自棄而已嗟乎其亦可以有所感也夫

蔡孝子詩序

虞集

禮之起其初蓋緣人情而聖人節之以天理之攸當而定之使之質不過於鄙野文不至於虛浮如是而已矣今有能緣情以盡其心若揚州孝子蔡夢祥者宜在乎君子之所取也蓋昔有丁蘭者傷親歿而不得見刻木象而事之飲食溫清奉之若生存夢祥慕焉其父歿廬墓三年刻木象父事之母歿亦刻木象母事之自閭里郡縣咸其驚異部使者覆實有司上其事朝廷再表其門曰蔡孝子之門古者親喪未斂刊斲木而爲之重既葬作主而事之曰是神明之所依也其制可得而言矣蓋以栗若堅木爲之員其首象天也方其趺象地也陷其中象其心之虛其題之以其姓若諱竅其兩旁當其長三分之一若以通神明之出入也題其面曰某親某官封之主儒先君子率是而行之蓋求之至而議之精矣故昔有畫像而祭之者旣而曰一鬚髮之不似則爲它人矣於是不復用然後知主道之所以爲盡善也是故其將祭也必先齋焉思其居處笑語所者若將見之及祭而後奉主以出炳燭灌鬯求之

以形氣者微矣有尸有祝求之以神明者著矣既祭則藏之言不可褻也一之以神道則已疏一之以人道則近於不知故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而孝子之道備矣先王之制禮可攷也而近世學不講公卿大夫之貴宮室擬王者而祖考無所於食淫神異鬼則象而事之而祖考之神明無所合依也則孝子之為木象也幾王道矣緣其情之所起而知進於禮則孝子誠足以為天下勸哉蔡父濟當天兵渡江時常率泰興江陰之民迎河南武定王之軍後有戰功遂歷泰興尹泰州監使以歿夢祥以宣命為河南投下管民總管云大夫君子賦詩美孝子太常博士虞集為之序

兩尹先生慶九十壽詩敘

虞集

會川兩尹先生伯仲同以己亥歲正月一日生至今泰定丁卯皆九十矣而彊健聰明二公如一其二季亦各八十餘昆弟之子總九人諸孫十八人曾孫又十數人家庭之間慈孝愛敬藹如也

相長史澄伯氏之孫也來語集曰昔翁之歲八十也子常序其事以啟羣公之賦詠當時榮之至今傳焉今茲又十稔矣起居飲食不減於昔年朔旦之吉子孫親戚閭里舉酒為壽自州郡長吏與大夫士之家居者父老幼稚咸集莫不歆羨而頌禱焉誠不可以無述子為我復為之可乎集曰昔之壽朋見詠於詩人久矣其後或相與高隱於深山之中而精神風采足以聳動乎朝廷或名遂身退於既老之日而盛德雅望足以敦厚其風俗著在信史見乎詠詩以為一代之良美者人人知之然而其人不必出於一家其生未必同於一日則尹氏之異可不重紀乎且夫太平之世物亦有盛而異者矣若嘉禾之同穎瑞木之連枝世猶或喜傳而樂道之况尹氏之人瑞乎且夫和氣之應而嘉瑞生焉人物固無以大相遠也然而草木之偶見於年歲之間者其可與生人之盛同日而語乎吾嘗上遡二翁始生之年國家方得中原未數歲也甲兵未盡息呻吟未盡起也而渾厚淳固之氣已潛復於摧傷零落之

餘其見於人物之生者已有若二翁之盛身受安樂其養以觀乎
列聖百年之治平謂之偶然可乎噫觀物者常因生人之盛而推
考太平之始則必自斯翁矣善頌者常目一家之善而推本聖代
之昌亦必自斯翁矣集也屬書東觀敢不具錄乎

送李擴序

虞集

國學之置肇自許文正文正以篤實之資得朱子數書於南北
未通之日讀而領會起敬畏及被遇世祖皇帝純乎儒者之道
諸公所不及也世祖皇帝聖明天縱深知儒術之大思有以變化
其人而用之以爲學成於下而後進於上或疏遠未卽自達莫若
先取侍御貴近之特異者使受教焉則效用立見故文正自中書
罷政爲之師是時風氣渾厚人材樸茂文正故表章朱子小學一
書以先之勤之以洒掃應對以折其外嚴之以出入游息而養其
中掇忠孝之大綱以立其本發禮法之微權以通其用於是數十
年彬彬然號稱名卿材大夫者皆其門人矣嗚呼使國人知有聖

賢之學而朱子之書得行於斯世者文正之功甚大也文正沒國
子監始立官府刻印章如典故其爲之者大抵踵襲文正之成跡
而已然余嘗觀其遺書文正之於聖賢之道五經之學蓋所志甚
重遠焉其門人之得於文正者猶未足以盡文正之心也子夏曰
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程子曰聖賢教人有序非是先教
以近者小者而不教之遠者大者也夫天下之理無窮而學亦無
窮也今日如此明日又如此止而不進非學也天下之理無由而
可窮也故使文正復生於今日必有以發明道德之蘊而大啟夫
人心之精微天理之極致未必止如前日之法也而後之隨聲附
影者謂修詞申義爲玩物而從事於文章謂辯疑答問爲躡等而
姑因其師長謂無所猷爲爲涵養德性謂深中厚貌爲變化氣質
是皆假美言以深護其短外以聾瞽天下之耳目內以蠱晦學者
之心思此上負國家下負天下之大者也而謂文正之學果出於
此乎近者吳先生之來爲監官也見聖世休明而人才之多美也

慨然思有以作新其人而學者翕然歸之大小如一於是先生之
爲教也辨傳註之得失而達羣經之會同通儒先之戶牖以極先
聖之闡奧推鬼神之用以窮物理之變察天人之際以知經綸之
本禮樂制度之具政刑因革之文考據援引博極古今各傳其當
而非誇多以穿鑿靈明通變不滯於物而未嘗析事理以爲二使
學者得有所據依以爲日用常行之地得有所標指以爲歸宿造
極之處噫近世以來未能或之先也惜夫在官未久而竟以病歸
嗚呼文正與先生學之所至非所敢知所敢言也然而皆聖賢之
道則一也時與位不同而立教有先後者勢當然也至若用世之
久速及人之淺深致效之遠近小大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僕之
爲學官與先生先後而至學者天資通塞不齊聞先生言或略解
或不能盡解或暫解而旋失之或解而推去漸遠退而論集於僕
僕皆得因其材而達先生之說焉先生雖歸祭酒劉公以端重正
大臨其上監丞齊君嚴條約以身先之故僕得以致其力焉未幾

二公有他除近臣以先生薦於上而議者曰吳幼清陸氏之學也
非朱子之學也不合於許氏之說不得爲國子是將率先天下而
爲陸子靖矣遂罷其事嗚呼陸子豈易言哉彼又安知朱陸異同
之所以然直妄言以欺世拒人耳是時僕亦孤立不可留未數月
移病自免去鄧文善之以司業召至會科詔行善之請改學法其
言曰今皇上責成成均至切也而因循度日不惟疲庸者無所勸
而英俊者摧敗無以見成效議不合亦投劾去於是紛然言吳先
生七不可鄧司業去而投劾爲矯激而僕之謗尤甚悲哉歸德李
擴事吳先生最久先生之書皆得授而讀之先生又嘗使來授古
文故於僕尤親近去年以國子生舉今年有司用科舉法依條試
之中選將命以官聞來謁曰比得官猶歲月閒且歸故鄉治田畝
益得溫其舊學請一言以自警會僕將歸江南故略敘所見以授
之使時觀之亦足以有所感而興起矣

送彰德路經歷韓君敘

虞集

木之爲器以利民用者非生而成形也欲圓者取以爲規欲方者取以爲矩居者取以爲屋室行者取以爲舟車揉之爲弧矢屈之爲杯棬惟其有是材也因夫人之所急定之爲器以致用焉人亦猶是矣其生也初未有士農賈吏之名儒墨名法之習也時有所尚則羣趨之時尚黃老則趨黃老時尚申韓則趨申韓時尚儀秦則趨儀秦尚風節則有黨錮尚標致則多清談非生而然也時之所尚人之所趨則豪傑者必爲之先故尚黃老則人材出黃老尚申韓則人材皆申韓尚儀秦則人材多儀秦黨錮之禍多奇節清談之流俱雅人非此數者之能爲人材也豪傑者趨其所尚而表然出乎其閒矣國朝之始定中原也其先離亂傷殘之日久矣老儒學士幾如晨星末之爲繼而天下初定圖籍文書之府戶口阨塞之數律令程章之故會期征役之當趨赴奉承之勞蓋必有足其用者焉而操他業者不得與於此也於是貴富之資公路之選胥此焉出矣然則豪傑之士舍此奚適哉豪傑由是而進則名

是業者沛然足以周當世之用也無疑矣邇者聖上嘉尚儒學而爲儒者或以迂緩異懦取訾笑嗟夫非儒者之不足用也儒之名久不振非有特立獨行之識量不足以究其至而世之所謂豪傑有貴富公卿之器以足用夫世者不屑爲是名故也誠使一日表章之則向之所謂豪傑有貴富公卿之器以足用夫世者必折而從此矣果折而從乎此則其業之所講志之所存術之所操豈不益有可觀者哉故愚嘗以爲人非生而有習業之專名也時尚有以驅之耳必也端其尚而正其趨使夫人繇經術道誼以達其材而廣其用則未必徒見表於書計便給而已也京師自昔稱浩繁而今尤盛爲吏者素號精敏猶或不給然府總其大而己身親治之者迺在所謂警巡使使之佐曰判官尤責任之繁委者也衛輝韓君守敬自刑曹以明法成名來爲之恢恢乎其有餘也政成選爲中都開寧尹又選爲彰德路總管府經歷余嘗觀於其材蓋練於事而敏於成功者也使贊畫諾於臺省猶優爲之況一郡乎信

乎人材之不徒見也余爲成均博士時其子豫繇國子生選爲監
學典籍從余且久君之適相也來求序其事以徵詩於大夫君子
能賦者必有以贊其行矣

送冷敬先序

虞集

初集從親僑居於大江之西當干戈甫定故家舊族雖可指數而
子孫漸就流散卓然不泯其世者蓋甚少也大德中集始來京師
江左耆舊盡名故國衣冠之裔同仕於朝者則有永嘉鄭公兄弟
新安汪君漢卿都昌曹君伯明與今翰林待制四明袁君伯長數
人而已今十餘年獨集與袁公猶在於此最後至者得冷君敬先
亦令族也嗚呼昔者大夫士懇懇於詩書禮義之尙其澤未必若
是易斬然也氣之興衰時之得失殆有使之者不然則隱去而未
章者尙多有之也嗚呼國朝興王之初其勲勞功多之大臣天下
所其仰曾未數十年而一日勃然赫然以貴顯者未必皆其子孫
也况欲責諸寥寥異世之墜緒者哉雖然德盛者福澤常深遠材

薄者傳委常短近則固可信而不誣者也惟冷氏世望豫章自經
略公事業表表當世而縣令君遺事見今禮部元尙書所撰墓碑
者可傳信是以敬先温温儒雅有退讓之風非朝夕之積者矣夫
天下之美才適一時之用者豈必皆不自特起而君子之觀人尙
論其世者忠厚之道也敬先慙仕而遽歸士君子愛而勉之者皆
爲詩以爲贈而集竊有感焉故又著其說以爲敘

元文類卷三十五

Blank page with vertical lines for text.

元文類卷三十六

序

農桑輯要序

蔡文淵

農為天下之大本有國家者所當先務蓋宗廟之粢盛軍國之經用生民之衣食皆於是乎出故古之王者親耕籍田以為農先俾人知務本盡力南畝而基太平之治也洪惟世祖皇帝誕膺景命惠養黎元立大司農司以修古九扈氏之政迺詔參稽古今農書芟其煩而撮其要類萃成書曰農桑輯要若夫耕蠶之術畜孳之方天時地利之所宜莫不畢具用之則力省而功倍刊行四方灼有明效逮我仁宗皇帝克繩祖武軫念民事以舊板本弗稱詔江浙省臣端楷大書更鑄諸梓仍印千五百帙頒賜朝臣及諸牧守令知稼穡之艱難以勸諭民聖天子嗣大歷服祗遜先猷特命書左丞相臣拜住領大司農司事越至治改元之明年丞相暨大司農臣協謀奉旨復印千五百帙凡昔之未霑賜者制悉與之且

勅翰林臣文淵序諸卷首臣竊惟聖相承愛民之心其歸一揆老稚熙熙含哺鼓腹於春風田里閒而不知爲有帝力何其幸哉臣抑聞天生民而立之君以司牧之必有命世大賢左右贊襄而後能樹財成輔相之功皇上宵旰圖治垂意乎制民之產賢相忠誠爲國慮一夫之不獲同心同德計安天下誠可謂千載一時也使在位者皆體吾君相之心推廣是術開導農民厪身從事以致公私饒給禮讓興行還風俗於唐虞三代之隆則聖元配天其澤維億萬年寧有旣哉

送王編修代祀秦蜀山川序

曹元用

古者聖天子五歲一巡諸侯所守之國協時定制考禮齊政望秩四方山川不過第其等殺之儀而已匪有所祈也故曰先王遠施不求其報望祀不祈其福苟有所希是利之也烏在其爲誠敬哉秦漢以來異端蠹起邪說並行君天下者惑於方士之言汲汲焉以徼福爲心歲時黷山川以伸其私禱殆若持券而必其償者

呼山川之神其肯徇私以福人哉今天下爲家文軌同而制度一方伯不敢專決大政咨中書而後行故無所事於巡守然聖上端居九重之中幽無不燭禮無不舉歲遣使函香祠五方山川肅焉如躬至其處也秦定五年春翰林國史院編修官王瓚在中奉旨代祀中鎮祀后土祀河瀆又望祀西海祀西嶽祀西鎮祀江瀆在中以清貴詞臣將命而七代其祀亦可謂重矣在中其恪遵彝典勿過於豐而有所祈簡潔修辭精意以致享山川諸神翕然歆聖上之祀幽明交孚遐邇罔間將見時雍歲稔景福穰穰有不祈而自臻者且使西土之人知吾君所爲越於秦漢萬萬也若然則在中爲能使矣其益慎哉

風憲宏綱序

馬祖常

世祖肇建官制興起文物屬命御史臺昭布體統振肅綱維正儀崇化靡不緝綏迨及列聖繼明屢揚寶訓亦靡不顯示常憲傲爾有官欽惟皇上日月中天燭見幽隱紹述祖宗成法申命臺端嚴

茲糾劾不俾瘵官貽憂惇獨於是臺臣協恭奉職上體淵衷下宣風紀謂古象魏有法道路有徇今國家肅清臺綱激引言路其見諸訓辭者光大深厚粲然有章宜編綴成書載在簡冊垂告內外俾當察視司持平者有所徵焉既奏上制曰可嗚呼盛哉凡我耳目之官尙知佩服之毋怠文林郎監察御史馬祖常謹序

卧雪齋文集序

馬祖常

人之有文猶世之有樂也樂之有高下節奏清濁音聲及和平舒緩焦殺促短之不同因以卜其世之休咎象其德之小大人之於文亦然然不能彊爲也賦天地中和之氣而又充之以聖賢之學大順至仁浹洽而化然後英華之著見外者無乖戾邪僻忿憶淫哇之辭此皆理之自然者也非惟人之於文也雖物亦然華之大豔者必不實器之過飾者必不良必也稱乎求乎稱也則舍詩書六藝之文吾不敢他求焉袁君德平之文可謂美矣優柔而不譁典則而不質可以施之宗廟告之朝廷而今已死無及也其子杲

周剛善文彙序

馬祖常

游於國學以予嘗從其兄伯長甫官史館而伯長甫又好予甚者也請重序其父之文焉噫德平之文世雖無知者抑何傷乎子杲茲又藁而歸於越山之下一日太史占候言南方有光氣上達於天者其必德平之文在其下也夫

六經之文尙矣先秦古文雖瀆駁龐雜時戾於聖人然亦渾噩弗離無後世誕詭訛駁不經之辭司馬遷耕牧河山之陽得中州布帛菽粟之常著而爲史其言雄深唐韓愈挈其精微而振發于不羈嘻文亦豈易言哉柳宗元駕其說忿憶恚怨失於和平淮西雅哥晉問諸篇馳騁出入古今天人之閒蔚乎一代之制而學士大夫皆宗師之宋以文名世歐王曾三氏降而下天下將分裂道不得全業文之士咸澆漓浮薄不足以經世而載道焉皇元隆平宣布文化姚燧元明善衰然在廷以文致位光顯而于今傳之周剛善彙其文數十篇俾予觀之質實而不瀦藻麗而不華殫其思以

志于文而未已者也茲將官南方故書以爲文序而略告之

送簡管勾序

馬祖常

中書以簡君實理管勾曲阜廟學將行請吾爲送別詩序諾之二
年弗卽與之也及來京師告闕里孔子廟荒圯不治又請吾曰今
可爲之也始簡君布衣袞然游公卿間公卿皆禮之雖小丈夫有
所挾持不禮人者簡君亦能使之忘其挾持而禮之其交於人非
有鈎連濡沫之巧也非有排難解紛之俠也平易以坦夷和樂而
靜專年彌久而情益眞也時益蹟而義愈篤也如斯而已矣彙類
而觀之古之君子入道之域者亦由於是矣簡君讓曰不敢有是
願先生終序之夫闕里廟不治公卿大夫士之事也子無憂其不
治也彼佛老之人室廬觀闕丹雘塗飾圖所以事其師者坎焉若
不終日公卿大夫士咸以文名而官榮庸有不治其師之廟而自
豐其屋者哉子當求如奚斯者作詩以俟之

大元通制序

李朮魯紳

至治二年冬十有一月皇帝以故丞相東平忠憲王之孫中書左
丞相位右丞相總百官新庶務徵用老成開明治道皇元聖聖相
繼百有餘年宸斷之所予奪廟謨之所可否禁頑戢暴仁恤黎元
綽有成憲然簡書所載歲益月增散在有司旣積旣繁莫知所統
挾情之吏用譎行私民恫政蠹臺憲屢言之鼎軸大臣恆患之仁
廟皇帝御極之初中書奏允擇者舊之賢明練之士時則若中書
右丞伯杭平章政事商議中書劉正等由開創以來政制法程可
著爲令者類集折衷以示所司其宏綱有三曰制詔曰條格曰斷
例經緯乎格例之間非外遠職守所急亦彙輯之名曰別類延祐
三年夏五月書成勅樞密御史翰林國史集賢之臣相與正是凡
經八年事未克果今年春正月辛酉上御樓殿丞相援據本末奏
宜如仁廟制制可於是樞密副使完顏納丹侍御史曹伯啟判宗
正府普顏集賢學士欽察翰林直學士曹元用以二月朔奉旨會
集中書平章政事張瑄暨議政元老率其屬眾共審定時上幸柳

林之辛已丞相以其事奏仍以延祐二年及今所未類者請如故事制若曰此善令也其行之繇是堂議題其書曰大元通制命狝序之狝惟聖人之治天下其爲道也動與天準其爲法也粲如列星使民畏罪遷善而吏不敢舞智御人鞭笞斧鉞禮樂教化相爲表裏及其至也民協于中刑措不用二帝三王之盛盡於此矣雖刑罰世輕世重而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祇德古之制也聖朝因事制宜因時立制時有推遷事有變易謀國之臣斟酌損益以就中典生民之福也仁廟開本於先皇上繼志於今萬世慮也雖然明罰勅法朝廷之道揆在焉惟良折獄哀敬折獄有司之法守親焉源則濬矣流斯承之可不慎歟

送楊仲禮序

王士熙

杭爲郡甲于江左宋之南爲行都地多山谷淵藪時而爲巨鎮匯而爲廣涉瑰奇勝絕之觀博大弘豫之俗在方輿盛且劇我元底奠行省莅之以事之殷地之重于今視他行省獨丞相置丞相之

屬非清彊膺時望者不得預其司文教者曰儒學提舉泰定三年夏應奉翰林文字天台楊仲禮以選被命往夫杭之士風重文士子煒煒佩服整潔出辭粲然落筆纈然處其上者必鑑別衡析陶良汰浮燭其衷斯有以服之也行省之屬事上皆有等威雖大府連率俛首趨對唯謹提舉官五品登階而揖省僚必改容禮焉夫禮之嚴必有以尊其學眾之服必有以重其德不尊不嚴不重不服若曩之爲是官者吳興趙先生巴西鄧先生皆由侍從出美望孚于人人楊君居史館久文精思縉言議濟濟志于事功巨然勇往之資也士熙嘗與同僚私灼其詳於其行也不以易爲喻而進其難者不以近爲勸而圖其遠者焉交友之誼也

文丞相傳序

許有壬

宋養士三百年得人之盛軼唐漢而過之遠矣盛時忠賢雜選人有餘力及天命已去人心已離有挺然獨出於百萬億生民之上而欲舉其已墜續其已絕使一時天下之人後乎百世之下洞知

君臣大義之不可廢人心天理之未嘗泯其有功於名教爲何如哉丞相文公少年趨厲有經濟之志中爲賈沚徊翔外僚其以兵入援也大事去矣其付以鈞軸也降表具矣其往而議和也冀萬一有濟爾平生定力萬變不渝父母有疾雖不可爲無不用醫藥之理公之語公之心也是以當死不死可爲卽爲逸于淮振于海真不可爲矣則惟有死爾可死矣而又不死非有它也等一死爾昔則在己今則在天一旦就義視如歸焉光明俊偉俯視一世顧膚敏裸將之士不知爲何物也推此志也雖與嵩華爭高可也宋之亡守節不屈者有之而未有有爲若公者事固不可以成敗論也然則收宋三百年養士之功者公一人爾孫富爲湖廣省檢校官始出遼陽儒學副提舉劉岳申所爲傳將刻之梓俾有壬序之有壬早讀吟嘯集指南錄見公自述甚明三十年前游京師故老能言公者尙多而訝其傳之未見于世也伏讀感慨惜京師故老之不及見也公之事業在天地閒炳如日星自不容泯而史之取

信世之取法則有待于是焉若富也可謂能後者已

唐律疏義序

柳貫

故唐律十二篇非唐始有是律也自魏文侯以李悝爲師造法經六篇至漢蕭何定加三篇總謂九章律而律之根莖已見曹魏作新律十八篇晉賈充增損漢魏爲二十篇北齊後周或併苞其類或因革其名所謂十二篇云者裁正於唐而長孫無忌等十九人承認製疏勒成一代之典防範甚詳節目甚簡雖總歸之唐可也蓋姬周而下文物儀章莫備於唐始太宗因魏徵一言遂以寬仁制爲出治之本中書奏讞常三覆五覆而後報可其不欲以法禁勝德化之意皦然與哀矜愍恤者同符史言有司定律五百條分十二卷卽篇爲卷是已今定次三十卷者長孫製義疏時固已增多義疏出永徽初去貞觀應未遠其後定令刪格編式各隨世損益科條無藝大抵皆原於律矣然則律雖定於唐而所以通極乎人情法理之變者其可畫唐而遽止哉國家立經陳紀迪德踐猷

較諸近世之中稽合唐制為多故凡垂之為甲令著之為事比無非忠厚惻怛之所形累聖重光何其甚似乎太宗也予嘗備數禮官陪在廷末議見吏抱成法真前曰律當如是不當如彼雖辯口佞舌莫不帖帖順聽無敢出一語為異及按而視之則本之唐以志其常參之祖宗睿斷以傳其變非常無古非變無今然而必擇乎唐者以唐之揆道得其中乘之則過除之則不及過與不及其失均矣嗚呼法家之律猶儒者之經五經載道以行萬世十二律垂法以正人心道不可廢法豈能以獨廢哉彼謂除參夷連坐之罪作見知部主之條為蕭張控制天下之一術其論抑淺末矣予何足以知之因其理之在人心者而竊窺之耳江西在聲教漸濡之內諸學經史板本略具而律文獨闕予聞請於廉訪使師公曰禮刑其初一物出禮入刑之論固將以制民為義而非以罔民為厲也吾欲求故唐律疏義稍為正訛緝漏刊之龍興學官以庶幾追還時會讀法之遺公儻有意乎公亟謀諸寮案咸應曰諾而行

省檢校官王君長卿復以家藏善本及釋文纂例二書來相其役公欣然命出公帑所儲沒入學租錢以供其費踰月緒成因執筆冠篇而且以識公恤刑之本心無往而不在也若曰鑄刑鼎作爰書以取譏于世則予豈敢

孔氏譜序

揭傒斯

孔氏世家一卷其派之在江西而顯者是為臨江三孔三孔之子孫曰克己者是為先聖五十五世孫繇江西不遠三千里拜曲阜林廟且因以考訂其譜牒而收其所未續者遂攜之至于京師以示諸學孔子者傒斯得與觀焉於是肅然敬悚然懼進而告之曰凡天下之受姓名氏未有非聖賢之後者也凡有尊祖敬宗之心未有不知重其譜牒者也然徒知重其譜牒而不知求夫尊祖敬宗之實猶無譜牒也猶非其子孫也而況孔子之世家乎夫孔子魯之陪臣也去今千七百有餘歲矣天下至今誦其書講其道祀之以天子之禮樂載之如天地仰之如日月親之如父母者果何

以致是乎哉衢路庸眾尋常之人一有不合於孔子之教者猶得指而議之而況其子孫乎其為孔氏之子孫亦難矣故籠天下之陸海不足以為其富極天下之爵祿不足以為其貴窮天下之奇珍異器不足以為其寶其可富可貴可寶者在聞乃祖之道而已凡學孔子者猶必以是為務而況其子孫乎夫譜其譜者尊祖之器也道其道者尊祖之實也敬之勉之勿徒抱其虛器而號於眾曰吾先聖之子孫也吾懼其有議其後者矣子其慎之

國朝名臣事略序

歐陽玄

應奉翰林文字趙郡蘇伯修甫年弱冠即有志著書初為胄子時科目未行館下士誓言詞章講誦既有餘暇月筆札又富君獨博取中朝鉅公文集而日鈔之凡而元臣世卿墓表家傳往往見諸編帙中及夫閒居紀錄師友誦說於國初以來文獻有足徵者彙而粹之始疏其人若干屬以其事中更校讎櫛去而導存抉隱而蒐逸久而成書命曰國朝名臣事略他日余與伯修同預史屬從

借讀之作而嘆曰壯哉元之有國也無競由人乎若太師魯國淮安河南楚諸王公之勳伐中書令丞相耶律楊史之器業宋商姚張之謀猷保定彙城東平鞏昌之方略二王楊徐之辭章劉李賈趙之政事興元順德之有古良相風廉恆山康軍國之有士君子操其他臺府忠藎之臣帷幄文武之士內之樞機外之藩翰班班可紀也太保少師三太史天人之學陵川容城名節之特異代豈多見哉至於司徒文正公尊主庇民之術所謂九原可作我則隨武子乎嗟夫乾坤如許大人才當輩出伯修是編未渠央也姑志余所見如是云

補正水經序

歐陽玄

金禮部郎中蔡正甫作補正水經三卷翰林應奉蘇君伯修購得其書將版行之屬余敘其篇端案隋經籍志有兩水經一本三卷郭璞注一本四十卷酈善長注善長即道元也然皆不著撰人名氏唐杜佑作通典時尚見兩書言郭璞疏略於酈注無所言撰人

則槩未之考也舊唐志始云郭璞作宋宗文總目亦不言撰人爲誰但云鄭注四十卷亡其五然未知兩水經之一存一亡已見於斯時否也新唐志乃謂漢桑欽作水經一云郭璞作今人言桑欽者本此也崇文總目作於宋景祐與新唐書同時又未知新志何所據以爲說也余嘗參訂之說者疑欽爲東漢順帝以後人以疑一縣疑之也今經言江水東逕永安宮南永安宮昭烈託孤於孔明之地也今特著于斯又若因其人而重者得非蜀漢間人所爲也不宜惟是也其言北縣名多曹氏置南縣名多孫氏置余又未暇一二數也斯則近代宇文氏以爲經傳相淆者此說近之也然必作經作傳之人定而後可分也或者又曰豈非欽作于前二氏附益于其後它書或然也而此未必也西漢儒林傳言塗暉授河南桑欽君長尚書晁氏言欽成帝時人使古有兩桑欽則可審爲成帝時欽則是書不當見遺於漢藝文志也抑余又有疑于斯水經述作往往見於南北分裂之時借曰舊唐志可據則作者南人

注者北人在當時皆有此疆彼界之殊又焉知其詳略異同不限於一時間見之所逮也嗟夫古今有志之士思皇極之不作傷同風之無時又焉知其不寓深意於是書也然則景純也道元也正父也是或一道也然以余觀正父之博洽多識其見於它著作者蓋有劉原父鄭漁仲之風中州士之巨擘也是書雖因宇文氏之感發而有以正蜀版遷就之失其詳於趙代閒水此固景純之所難若江自尋陽以北吳松以東則又能使道元之無遺恨者也伯修生車書混一之代身爲史官年學俱富於金人放失舊聞多所收攬而是書又有關於職方之大者故余亦願附著其說焉而不自知其妄也

忠史序

歐陽玄

忠也者盡己之名也天以事物當然之理賦於人人盡其所當然者而無憾焉是之謂忠今語人曰臣事君以忠與忠恕之忠同則莫不駭然以爲非而實然也或曰臣盡臣道於君忠矣子盡子道

於父何獨曰孝乎曰不然也禮記所爲內盡於己而外順於道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親其本一也此卽吾說也然則上盡其所當然於其下其名曰何曰盡有不敢不勉之義上下之間必有別也故盡之對爲推推卽恕矣程子嘗謂忠恕一也事上之道莫若忠使下之道莫若恕後儒疑之未喻此也人生而靜動與物接卽有盡已不盡已二者出乎其閒識者知其然固無一息而非吾效忠之時也是道也所以事君所以事天詩曰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直其嚴乎番陽楊立翁有見於此久矣大父通守在軒先生當宋季居官守以直聞遇國難以死節著立翁慨慕先志作忠史十餘年成書於是上下數千年臣子大義粲然畢具微而一言一行苟無愧於盡已者悉錄之又微而裔夷小邦婦人女子之操不遺也又極而心跡形似之間皆有以覈其實是非枉直瞭然不繆於古人何其至公而當也嗚呼自忠之爲說不明士大夫平居無涵養省察之功莅事無鞠躬盡瘁之志立朝無

直言敢諫之風至於臨難死節能保其必然也耶嗚呼宇宙閒此道明卽天地變化草木蕃不明卽天地閉賢人隱甚可畏也余爲國子博士時職當校獻書旣表章之猶懼立翁著書之志未白也故述忠說於斯嗚呼是書果行於世也夫書之幸也夫世之幸也夫

送曲阜廟學管勾簡君序

歐陽立

鄙余讀魯相置孔子廟史碑載司徒臣雄司空臣戒言魯相瑛書稱孔子廟褒成侯四時來祠事已卽去廟有禮器無常人掌領請置百石卒史一人典守之謹問太常祠曹掾辭對故事辟雍祠先聖太宰太祝各一人備爵太常丞監祀牛羊豕河南尹米大司農給請許瑛言置制可此元嘉中事也它書考之雄吳雄戒趙戒瑛乙瑛獨始置史闕姓名余頃代匱國子博士中春秋祠上丁中書奉上命代祀御史二人糾儀物禮部主符戶部器皿兵部車工部齋幄光祿醴齊宣徽免鹿脯脩留守烜燎薌宗正卒徒大興尹棗

盛犧牲事跡古加詳禮器則常置管勾一人司其事實與百石史同方是時衍聖公言曲阜祠事放辟雍獨器服無常職請用辟雍故事置管勾中書集賢吏禮部胄監往復諮問凡數年始決於是朝士大夫合辭薦蜀士簡君當其選又詩以送之夫衍聖古褒成在漢褒成無所言賴相發其端歷三公訪曲臺援成均禮器始有常官然則是職豈輕也哉漢史初置如是其難其人亦必慎選惜逸其姓名今簡君學賅而周行篤而惠旣幸居是職之始又幸託姓名於一時名士大夫之詩文異時並漢碑以傳豈偶然哉抑余又有感焉昔者商有天下三十世爲周周二十三世孔子生其間千有餘歲矣孔子蚤年孟僖子屬其子曰聖人之後也爾必往學禮此聖聖成湯也以今距孔子較之周末距湯歲不甚相絕也湯之澤未必如今日夫子之盛也子開之宋降而孔父之魯其世系又未必今日之世有爵邑也雖生民以來之有無斷可識也而今有爲僖子言者世不以爲迂乎夫何一禮器之職於故宮古今設

置之難其曹府事例有若合符者而獨人心士習之厚薄去古也遠甚果何自而然乎余於其所甚同者旣詳敘之其所甚異深致余意爲孔氏後人爲當世學禮者簡君願爲我敬告之而益以自厚也

送張文琰序

謝端

太上皇帝舊勞于外其潛邸在建鄴江南行御史臺理所也凡官府所治與小民俗尙淑均奇衰靡不具知旣正位宸極以繩愆糾繆所職尤重風紀之選故多上所自擇大夫中丞有所拔用亦必其人然後敢舉而應奉翰林文字張君文琰亦以選爲山東道肅政廉訪司經歷應奉七品官清華優佚編摩論議之餘例三日始一集集則自待制以下相與雜坐吟嘯埃官長至升堂一揖而退才逾月卽受俸以歸爲經歷繁勞異是矣經歷而上大官八人其同僚二人吏十六人書手又不在焉吏之治辦與否皆總於經歷經歷固爲之長又吏所師也日始出卽入幕府督吏書手分曹局

治文書凡一司庶務與分司出按部郡邑行事有疑不決官吏受賄及稽違當殿降訊治民獄辭兩造當論報案既成吏持來前求予奪可否經歷為之析疑似平向背竄易審定乃署以昇吏得其情又不戾於律始可信大官服僚佐而吏亦不得一搖手以輕重法其居是職必昔之嘗有事於珥筆以事上官者自謂優為之洎至其屬亦翕然低首仰面相師尊今顧不以予彼而予文琰薦者蓋必有以取之仕可行已莫風紀若儒者之效不白於世久矣重遲迂懦人率以是詆姍我及有能自樹立脫去故習軒豁特達則彼固將賊且敬異焉之二者吾將以文琰是行卜之也天歷己巳正月既望翰林修撰謝端敘

太常集禮彙序

李好文

太常集禮彙為編秩者郊祀九社稷三宗廟二十有一輿服二樂七諸神祀三諸臣請諡及官制因革典籍錄六合五十一卷事覈文直彙雜出而易見蓋太常之實錄也太常典三禮主羣祀凡禮

樂之事皆自出焉國家論議制作之原郊社宗廟緣祀之制山川百神秩序之典諸臣節惠易名之實不知其故可乎洪惟聖朝天造之始金革方載文德未遑我太宗皇帝戡金五年歲在戊戌時中原甫定則已命孔子之孫元措訪求前代禮樂將以文萬世太平之治憲宗皇帝二年壬子時則有日月之祀伏觀當時羣臣奏對之際上問禮樂自何始左右對以堯舜則其立神基肇人極不謨睿略固已宏遠矣世祖皇帝中統之初建宗廟立太常討論述作度越古昔至元之治遂光前烈成宗皇帝肇立郊丘武宗皇帝躬行裸享英宗皇帝廣太室定昭穆御衮冕鹵簿修四時之祀列聖相承歲增月輯典章文物煥然畢備矣百年以來事皆屬之有司寄諸簡牘歲月既久不無散逸故由之者或不知其本論之者或失於其初闕略戾舛頗違於舊泰定丁卯秋好文備員博士深慨其故既而僉太常禮儀院事字肅魯公繼至從而倡率之遂暨一二同志蒐羅比校訪殘脫究訛略其不敢遽易者亦皆論疏其

元文類卷三十六
下事雖不能無遺以耳目所及顧已獲其七八越二歲書成名之
曰大元太常集禮橐嗚呼一代之治必有一代之文綱常典則天
秩人紀豈易言哉然事不可以無述言不可以無統與其具於臨
時孰若求之載籍與其習而不察孰若信而有徵此哀集之有編
而不敢後者也曰橐者固將有所待焉他日鴻儒碩筆承詔討論
成一代之大典則亦未必無取天曆二年秋七月丙辰朔承務郎
太常博士李好文序

元文類卷三十六

元文類卷三十七

上耶律中書書

元好問

四月二十有二日門下士太原元好問謹齋沐獻書中書相公閣
下易有之天造草昧君子以經綸伏惟閣下輔佐王室奄有四方
當天造草昧之時極君子經綸之道凡所以經造功業考定制
者本末次第宜有成策非門下賤士所敢與聞獨有一事系斯文
為甚重故不得不為閣下言之自漢唐以來言良相者在漢則有
蕭曹丙魏在唐則有房杜姚宋數公者固有致太平之功而當時
百執事之人毗助贊益者亦不為不多傳記具在蓋可考也夫天
下大器非一人之力可舉而國家所以成就人才者亦非一日之
事也從古以來士之有立於世必藉學校教育父兄淵源師友講
習三者備而後可喻如修明堂總章必得榘楠豫章節目礪礪萬
牛挽致之材預為儲蓄數十年之閒乃能備一旦之用非若起尋

丈之屋構櫺椳楔楹杙蕘桷雜出於榆柳槐柏可以朝求而暮足也竊見南中大夫士歸河朔者在所有之聖者之後如衍聖孔公耆舊如馮內翰叔獻梁都運斗南高戶部唐卿王延州從之時輩如平陽王狀元綱東明王狀元鶚濱人王賁臨淄李浩秦人張徽楊奐李庭訓河中李獻卿武安樂夔固安李天翼沛縣劉汝翼齊人謝良弼鄭人呂大鵬山西魏璠澤人李恆簡李禹翼燕人張聖俞太原張緯李謙冀致君張德輝高鳴孟津李蔚眞定李治相人胡德珪易州敬鉉雲中李微中山楊果東平李昶西華徐世隆濟陽張輔之燕人曹居一王鑄渾源劉祁及其弟郁李全平定賈庭揚楊恕濟南杜仁傑洛水張仲經虞鄉麻革東明商挺漁陽趙著平陽趙維道汝南楊鴻河中張肅河朔勾龍瀛東勝程思溫及其從弟思忠凡此諸人雖其學業操行參差不齊要之皆天民之秀有用於世者也百年以來教育講習非不至而其所成就者無幾喪亂以來三四十人而止矣夫生之難成之又難乃今不死於兵

不死於寒餓造物者挈而授之維新之朝其亦有意乎無意乎誠以閣下之力使脫指使之辱息奔走之役聚養之分處之學館之奉不必盡具饘粥足以餬口布絮足以蔽體無甚大費然施之諸家固已骨而肉之矣他日閣下求百執事之人隨左右而取之衣冠禮樂紀綱文章盡在於是將不能少助閣下蕭曹丙魏房杜姚宋之功乎假而不爲世用此諸人者可以立言可以立節不能泯泯默默以與草木同腐其所以報閣下終始生成之賜者宜如何哉閣下主盟吾道且樂得賢才而教育之一言之利一引手之勞宜不爲諸生惜也

與姚公茂書

楊奐

奐頓首復別四五年思渴之甚所欲言者不一也握手未期此懷可知子善至得書審玉眷佳裕且知北還喜甚去歲子善云新築祠堂而石室在正位不知何所據及見朱文公家禮圖說亦云在北架似不安也且宗廟五廟七廟而已雖有成言所以作室次第

於經則無所見朱文公後宋人也建炎南渡廟社之禮一蕩就有
故老或鬱鬱下僚無所見於世此說在中庸或問中略見之所可
信者止是昭穆位次於神主於石室皆不及也家禮所載神主樣
式亦非奠三十時入汴梁得宮室廟社法度於一故老處又五年
因秋比以生徒之眾寓長安慈恩寺有僧曰了遷者乘暇請觀寺
之西南杜相公讀書堂奠一見知其為家廟也其廟制如世之所
謂吳殿也凡石室並在西壁高與人胸臆齊其僧猶以為藏書龕
既而來洛下於楊正卿家閱稽古編文信乎其為杜祁公之家廟
也文粹韓文温公集多有家廟碑止說三室四室或云第一第二
第三第四室又有云東室者亦不載石室方位之所在夫禮也者
制度名數之所寓也不有所據必有所見文公所述未見其所據
當以奠之所目覩者為廟之定制天子與諸侯卿大夫同所以異
者名數也今汴梁太廟法度敝家具具有圖說自己亥春定課時有
告隱匿官粟者親入倉檢視而倉即太廟也因得考其制度焉石

室在西壁正殿凡二十五間始祖室三間內附祧廟神主五位其
石室皆在西壁而近南牖世祖二間內附肅宗一位穆宗二間內
附康宗一位太祖已下至宣宗各二間係八室計一十六間其神
主石室並在西壁東西夾室各一間凡有神主處每一間門一牖
一門在左牖在右以上其二十五間近有客曰毛正卿至自保州
曾為先朝太祝談舊禮如在目前是日坐客甚眾談竟奠問之曰
如公所言其行禮時將在秋冬而不及春夏也客問何以知之奠
曰以公止見虎席故知其在秋冬也若春夏則席以桃枝桃枝竹
也客曰適在冬耳奠又問公之行禮將屬時享而不及禘祫客問
何以知之奠曰禘祫則太祖神主位於埴下而東向焉而昭在於
北南向之穆在於南而北向之公所言而曰太祖神主在門之內
南向焉故知不及禘祫也客謝未嘗及禘祫吁此定禮也患不素
考耳是與非吾友訂之恐不宜襲家禮之誤也著書非細事也古
之聖賢未嘗敢自作古所謂神主之說容面告焉

與竇先生書

許衡

老病侵尋歸心急迫思所以請未得其門也邇來相從竇望見
 教不意復有引薦之言聞之踈踏且驚且懼邸舍中懇陳所以不
 可之故至於再三始蒙惠許違別三數日復慮他說閒之不終前
 惠是用喋喋重陳向來懇禱不可意嘗謂天下古今一治一亂治
 無常治亂無常亂亂之中有治焉治之中有亂焉亂極而入於治
 治極而入於亂亂之終治之始也治之終亂之始也治亂相循天
 人交勝天之勝質揜文也人之勝文犯質也天勝不已則復而至
 於平平則文著而行矣故凡善惡得失之應無妄然者而世謂之
 治治非一日之為也其來有素也人勝不已則積而至於偏偏則
 文沒不用矣故凡善惡得失之迹若譏焉者而世謂之亂亂非一
 日之為也其來有素也析而言之有天焉有人焉究而言之莫非
 命也命之所在時也時之所向勢也勢不可為時不可犯順而處
 之則進退出處窮達得喪莫非義也古之所謂聰明睿知者唯能

識此也所謂神武而不殺者唯能體此也或者橫加己意欲先天
 而開之拂時而舉之是掘苗也是代大匠斲也掘苗則害稼代匠
 則傷手是豈成已成物之道哉即其違順之多寡乃其吉凶悔吝
 之多寡也生平拙學認此為的信而守之罔敢自易今先生直欲
 以助長之力擠之傷手之地是果相知者所為耶無益清朝徒重
 後悔豈交游之汎不足為之慮耶抑真以樗散為可用之材也相
 愛之深未應乃爾若夫春日池塘秋風禾黍夏未雨蠶老麥收冬
 將寒困盈箱積門喧童稚架滿琴書山水光詩懷酒興拙謀或
 可以辨此也是以心思嚮日日在此安此樂此言亦此書亦此
 百周千折愛期得此而後已先生不此之助而彼之助是不可其
 所可而可其所不可也其可哉將愛之實害之萬惟恕察言不能
 隳葉悚息待罪

答耶律惟重書

許衡

書奉寄耶律生久別不得會見豈勝懷想王之奇來審聞尊丈以

下皆安良慰西山詩說與文公詩傳異同此非區區所能辨然宿昔愛生勤學似不欲虛其所問雖自知淺陋猶喜一言之春秋壞於三傳此說固矣然盡去三傳而不讀吾恐擬議之失又甚於三傳書義壞於漢儒之序此說固矣然盡欲去之而不讀吾恐臆度之差又甚於漢儒之序程朱以來講明究析其可疑可信亦略有說蓋自焚滅之後歷千餘歲其間變故又復不少遺脫舛誤焉能盡如洙泗之舊雖語孟二書亦有可疑學者但當求其旨意溫柔厚成夫歸成孝敬厚以身體之日積月累庶可有益至於此等疑問姑闕之可也舊見西山文字平實簡易不意此論急迫毀罵殊無溫柔敦厚含蓄氣象抑其少日之為耶抑或他人為之而傳者之誤耶觀其考覈辨難出人意表未易折衷容胥會時更論鄙見如此未識果是否也

與楊元甫論梁寬甫病證書

許衡

梁寬甫證候右脇肺部也嗽而唾血舉動喘促者肺診也發熱脈

數不能食者火來刑金肺與脾俱虛也肺與脾俱虛而火乘之其病為逆如此者例不可補瀉蓋補金則慮金與火持而喘咳益增瀉火則慮火不退位而疰癖反盛正宜補中益氣湯先扶元氣少以活病藥加之聞已用此藥而不獲效意必病勢苦逆而藥力未到也當與寬甫熟論遠期秋涼庶就平復蓋肺病惡春夏火氣至秋冬則退也止宜於益氣湯中隨四時陰陽升降浮沈溫涼寒熱及見有證增損服之升降浮沉則順之溫涼寒熱則反之或覺氣壅閒服加減枳朮丸或有飲閒服局方枳朮湯數月後庶逆氣少回逆氣回則治法可施但恐今日以至色青色赤及脈弦脈洪則無及矣近世論醫有主河閒劉氏者有主易州張氏者張氏用藥依準四時陰陽而增損之正內經四氣調神之義醫而不知此妄行也劉氏用藥務在推陳致新不使少有怫鬱正造化新新不已之義醫而不知此無術也然而主張氏者或未盡張氏之妙則瞑眩之劑終莫敢投至失幾後時而不救者多矣主劉氏者或未悉劉

氏之蘊則劫效目前陰損正氣遺禍於後日者多矣能用二家之
長而無二家之弊則治庶幾乎寬甫病候初感必深所傷物當時
消導不盡停滯淹延變生他證以至於今恐亦宜倣劉氏推陳致
新之意少加消導藥於益氣湯中庶有漸緩之期也鄙見如此未
敢以爲必然惟吾才卿元甫子益共商論之

上宰相書

九月二十八日因再拜因自幼讀書接聞大人君子之餘論雖他
無所得至如君臣之義一節自謂見之甚明其大義且勿論姑以
日用近事言之凡吾人之所以得安居而暇食以遂其生聚之樂
者是誰之力歟皆君上之賜也是以凡我有生之民或給力役或
出智能亦必各有以自效焉此理勢之必然亘萬古而不可易而
莊周氏所謂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者也因生四十二年未嘗效尺
寸之力以報國家養育生成之德而恩命連至因尙敢僣蹇不出
貪高尚之名以自媚以負我國家知遇之恩而得罪於聖門中庸

之教也哉且因之立心自幼及長未嘗一日敢爲崖岸卓絕甚高
難繼之行平昔交友苟有一日之雅者皆知因之此心也但或者
得之傳聞不求其實止於蹤迹之近似者觀之是以有高人隱士
之目惟閣下亦知因之未嘗以此自居也請得一言之向者先
儲皇以贊善之命來召卽與使者俱行再奉旨令教學亦卽時應
命後以老母中風請還家省視不幸彌留克遭憂制遂不復出初
豈有意於不仕耶今聖天子選用賢良一新時政雖前日隱晦之
人亦將出而仕矣况因平昔非隱晦者耶况加以不次之寵處之
以優崇之地耶是以形留意往命與心違病卧空齋惶恐待罪因
素有羸疾自去年喪子憂患之餘繼以疝瘡歷夏及秋後雖平復
然精神氣血已非舊矣不意今歲五月二十八日瘡疾復作至七
月初二日蒸發舊積腹痛如刺下血不已至八月初偶起一念自
歎旁無期功之親家無紀綱之僕恐一旦身先朝露必至累人遂
遣人於容城先人墓側修營一舍儻病勢不退當居處其中以待

盡遣人之際未免感傷由是病勢益增飲食極減至二十一日使者持恩命至因初聞之惶怖無地不知所措徐而思之竊謂供職雖未能扶病而行而恩命則不敢不扶病而拜因又慮若稍涉遲疑則不惟臣子之心有所不安而蹤迹高峻已不近於人情矣是以即日拜受留使者候病勢稍退與之俱行遷延至今服療百至略無一效乃請使者先行仍令學生李道恆納上鋪馬聖旨待病退自備氣力以行望閣下俯加矜憫曲為保全因實疎遠微賤之臣與帷幄諸公不同其進與退固非難處之事惟閣下始終成就之

與襄陽呂安撫書

宋 衛

年月日具位衛謹奉書於襄陽安撫呂君足下蓋聞天下之事有變有常兵家所先知已知彼苟昧斯理克成者難足下利害類此故別白而忠告之令兄少保制置出自戎行驅馳邊境守禦奔援時立武功南朝列之於三孤崇之以兩鎮以至開荆南之制閩

湖北之利權其報效酬勳亦已至矣而乃漸虧臣節專立已威爵賞由心刑戮在口藉上流之勢不朝貢於錢唐托外援之辭聚甲兵於鄂渚江左君臣憂其跋扈以為王敦桓玄復生於今日也天不假年近聞捐館繼知黥貴代秉軍麾且呂氏子弟將校往往典州郡而握兵馬者何哉蓋南朝姑息令兄之故耳自今已往豈復有容足之地乎足下在呂氏族中最才且賢必將易置腹心尺書見召魚脫於淵其禍不可測也去歲大兵南下經略襄漢諸軍將校屢請攻圍我主惠愛仁慈遠覽周慮以南北生靈皆吾赤子當告之以訓辭示之以形勢彼果不降攻之未晚故休兵秣馬蓄力待時今白河鹿門雉堞相望安陽光化舟艦交通東過饋運之師西絕樵蘇之路生擒大將兵民震驚足下內憂家事之多艱外觀孤城之日蹙誠危急之秋也茲者炎火收威商金變律風折膠而弓勁草垂實而馬肥行當整齊士卒淬礪戈矛斷鳳林之關決檀溪之水稱萬山之道塹白銅之隄前茅飲馬於江陵後勁摧鋒於

樊邑用天下堂堂之眾擊漢陰蕞爾之城似不難矣幕府恭承帝命征討招懷拒逆者誅迎降者賞若能翻然改圖軍門送款飛聞天闕必有殊恩豈止轉禍爲福實千載一時之機會也漢上土疆君當常保他人孰能有之如闇於謀慮迷而不復事機一去雖悔奚追國家大信明若江水進退裁決惟足下留意焉

與姚江村先生書

盧摯

大德四年歲舍庚子冬十一月七日後學涿郡盧摯頓首再拜寓書江村先生執事摯繇諸生承乏侍從遂叨持憲節膺一道之寄始來湘中竊伏惟念材能謏薄無所肖似既眠印省俗謁先聖校官誠不自揆力揣分蓋嘗以蜀之文翁閩之常袞自詭庶幾無負國家委任部使者勉勵宣明之意而潭學素號多士志於殖學藝文不軌流俗篤好古道者莫不踴躍振躍操觚挈牘咀英蘄漱芳潤以求理義之指歸辭章之統緒是正其所未至而難其人不唯逢掖諸生之所拳拳至於搢紳處士願欲喜樂者林林然薈薈焉

亦莫不以得師取友爲務爲言者皆是也摯是時爲言江村先生之賢向也得其人於文字中前歲使過均亦嘗觀道德聽言論於須臾之頃迄今耿耿不能忘也蓋先生之文先秦西漢之文本六籍而支三傳左右以羣史諸子者也其淵粹博瞻當與王介甫曾子固頴頊至於近代葉適洪咨夔劉克莊諸人則瞠若乎後塵者也摯知先生者如此摯也言之潭之搢紳逢掖然之居無何摯以不習風土得疾在告瀕於危殆屢矣移病歸田之章至於數四竟未得請迨秋冬之交方稍稍向平前月初吉爰舉釋菜之典文學諸君遂復有絳帳江村之請卽與議往司講黎生季芳飭禮幣以東若夫弟子事師之勤具於別幅俾不肖者尺牘先焉惟先生慨然而來嘉惠學徒使如摯者亦時時躡迹衿佩之末以摳衣函丈日聞所未聞見所未見湖湘之閒文風丕變不唯北邦盛事使楚越列郡亦皆靡然知所興起異時摯獲附驥尾有光汗青之編果可以儕蜀文匹閩袞者實昉於先生豈不偉歟或者有謂先生作

止語默之閒靜重不苟雖摯與諸生所以鄉慕依託者出於悽悽之誠乃輕於然諾不於再於三然後命駕則師道不尊或微辭婉讓以自諉則摯竊謂先生必不然矣蓋見義勇爲樂與人爲善實虛焉有無焉摯知先生者如此若夫握瑜懷瑾以自珍佩蘭襲芷以自潔珍則珍矣清則清矣異乎時中者矣先生必不然矣惟先生亮之

答董中丞書

吳澂

正月十一日臨川儒生吳澂再拜中丞相閣下澂聞學者非以求知於人也欲其德業有於身而已矣仕者非以自榮其身也欲其惠澤及於人而已矣澂江南鄙人也自幼讀聖賢之書觀其迹探其心知聖賢之學得之於心爲實德行之於身爲實行見之日用施之家國爲實事業資之不敏力之不勤學之四十年矣而未有成是以日夜孜孜矻矻惟恐無以自立於已而不敢求用於時也間居方冊中以古之聖人爲師以古之賢人爲友而於今世位

尊而有德位卑而有學者皆所願事皆所願交也往年閣下分正江右側聞閣下之風剛正公廉卓然不倚皎然不滓特立獨行於眾醉羣迷之中心竊慕焉二年之後始得與同游之友嘗出入門下者一望道德之光以一朝之所見而益信二年之所聞未幾澂居山中持喪而閣下自南豐入覲足跡無復再至閣下之庭勢位之相懸道里之相隔如九地之視九天無一言可以達閣下之耳無一字可以達閣下之目疎賤姓名何翅一草之微意閣下且忘之矣不謂克勤小物過取其不足而以聞於朝聖上聽言如流賢相急才如渴絲布衣授七品官成命旣頒而閣下又先之以翰墨敦請敦諭如前代起處士之禮澂何人斯而足以當之夫朝廷用人之不次公卿薦人之不私布衣之受特知蒙特恩如此近世以來所希有也雖木石猶當思所以報而況於人乎昔夫子勸漆雕開仕對以吾斯之未能信而夫子說之何哉說其不自欺也然則開之可仕不可仕雖夫子不能知惟開自知之耳閣下之舉古大

臣宰相之所為也。激敢不以古賢人君子之所自處者自勉。以事閣下。哉。邇年習俗日頹。儒者不免事於奔競。急於進取。媚竈乞墦。何所不至。今之大臣宰相。當有以微幹其機。不變其俗。若俸疎賤之人。驟得美仕。非所以遏其微。俾冒進之萌也。激以古之賢人君子。自期則其出處進退。必有道矣。不然貪榮嗜進。亦若而人也。閣下奚取焉。愛人以德。成人之美。是所望於今之大臣宰相。能如古人者。愛之以德。而成其美。豈必其仕哉。邵堯夫詩云。幸逢堯舜為真主。且放巢由作外臣。激雖不肖。願自附於前修成之者在。閣下激感恩報知。非言可殫。末絲庭參。敢冀為家國天下保重。臨筆不勝拳拳不宣。激再拜。

上許魯齋先生書

王旭

三月朔日。東平晚進王旭。謹齋沐。裁書頓首。百拜獻於左丞先生。閣下旭布衣窮居。於時事無所好。獨嘗有志於古。披塵編。扣斷簡。役精魂於千載之上。陰陽寒暑。有其變。而此志不變。死生哀樂。事

物有其變。而此志不變。蓋十年於此矣。當其深入而有得也。欣然忘食。不啻千乘之貴。趙孟之富。其樂也。如張九奏於洞庭之野。鴈白雲於崑山瑤池之上。悠然陶然。有非世俗之所知。而雖已亦有不能以語人者。蓋嘗隱几掩卷而深思之。以為道之大原。出於天而存於人。初無古今終始之或異也。雖滎河發靈。而二五之機。始露溫洛。闢祕而皇極之端。始開而畫前之易。太極之理。已自具於人心。而流行於事物之間矣。邵子曰。一物由來。有一身。一身還有一乾坤。知乎此。則前乎鴻濛。不必為古。後乎漢唐。不必為今。而方寸之地。即天地之所以位。人極之所以立。與惜乎三代而下。隋唐而上。道學不明。而知之者。吾未見其人也。敷陳往古。持挈當世。非無荀卿子然。以性為惡。見理差矣。何足以傳斯道上。酌天時。下推人事。非無揚雄氏然。寂寞太玄。詭耀美新。大節虧矣。何足以傳斯道。通也。懿而失之。陋愈也。達而失之。淺且不免。致堂胡氏之譏。蓋自孔孟之歿。中間千四百餘年。纔得四子。而極其所致。又如此。嗚呼。

呼道果易言也雖然堯舜變而中不變孔孟亡而道不亡迨周程張邵一出而道學復明太極一圖抽天地未露之局鑰西銘一書發聖賢未言之闕奧皇極窮天地之數易傳盡天人之理繼以文公無憾矣雖然所謂道學者果何學也哉貫三才之理於一致格物致知而盡變化流通之妙散三才之理於萬殊開物成務而極錯綜經理之宜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致時君於唐虞還民風於三代亦如此而已矣豈徒異其行以駭俗高其辭以驚眾朴其貌深其情以求合規矩之內耶國家自有天下六十餘年文風不振士氣卑陋學者不過踵雕蟲之舊爾閒有一二畱心於伊洛之學立志於高遠之地者眾且羣咻而聚笑之以為狂為怪為妄而且以為背時枯槁無能之人也嗚呼儒學豈真無用具耶正道不明士習詭僻以至於斯可喟歎已伏惟先生以道鳴世踐履於平昔者皆三才之實學發揮於事業者皆三才之實用筆瓢居陋巷浩然無一毫之不足白衣登相府淡然無一毫之有餘其

堯舜吾君成康吾民蓋胸中之素蘊一諫不行奉身而退其出處進退何其一於義而不苟伸於道而不屈也吾道有光士氣增重其頽波之砥柱冥途之日月與雖然僕固以聖賢望先生而不以世俗之所以待者待先生也則猶不能無疑何者孟子致齊卿之位齊王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而孟子不可以為辭十萬而受萬而先生之所以眷焉於此者其必有以處此矣而旭也未聞其說焉何如返蘇門之故隱卧西山之白雲遠續洙泗之微言近考伊洛之正派使聖傳不墜後學有歸旭也不敏請摳衣執筆以書先生於文公之後狂言區區唯先生憐其心而略其愚妄之罪以進之幸甚

與烏叔備書

熙頓首再拜上啟叔備尊兄侍史一別七年豈勝嚮仰人來獲聞動靜聊以為慰又聞春閒嘗以酒致疾雖已得愈然中情猶不能釋然也即辰新秋猶熱恭惟調攝有道侍履益以康佳矣然尊兄

早親有道篤志力行人望所屬不可不重爲此道保惜也願兄留意更加慎節以迓新社以慰友朋期望之意幸甚幸甚易說精要
想已就緒丁亥集亦當脫稿恨不得陪侍左右側聞高論也熙一
來此行及三載獨學無友益以荒惰然隨分讀書小作程課玩心
觀理更於應事接物閒體驗警省亦略有效但覺悔尤山積尤日
夕增懼耳四書集義精要近因讀朱子文集對校一過尙多有疑
誤別紙錄呈幸因書來以一言可否之使得有所據依也疑此書
初脫稿先生未使學者校勘故多有此誤雖非大義所關然亦不
可不訂正也近因看詩傳亦欲取朱子文集及語錄之言凡涉論
詩有與集傳相發明者依精要例寫出以便初學亦似有益又嘗
病讀春秋者只知讀左氏而不讀正經欲節取左氏傳文議論敘
事本末始終依倣通鑑綱目作小字註之經文之下以類相從各
附本句凡左氏浮夸乖戾之語皆刪去之秦漢以來大儒先生之
言及諸家說可取者亦略節取附注其後庶觀春秋者有以考傳

讀左氏者亦知有經其大旨一以朱子爲本而達於張程以求聖
人之意不審高明以爲如何其他所欲言者甚眾千里相望渺不
可得極思向來承晤之樂復何時而可遂耶伏紙引領不勝馳情
因便不惜痛加鞭策至幸至幸此閒惟王仲安時相見渠讀四書
甚有得處時與之語亦多有警助去歲又得一王儀伯年二十五
六曾從董宗道受四書詩書傳好學不倦作文字亦可觀歲一至
中山時來晤語也

元文類卷三十七

元文類卷三十七
其六言一以未可為本而產於其間以清

元文類卷三十八

說

唯諾說

劉因

唯恭於諾何也曰各有所施也呼之則其音必內故唯以趨赴之
若取物而奉之也命之則其聲必外故諾以承受之若與物而受
之也失其所施則文理從而亂矣豈但是乎凡物無無對者無無
陰陽者而聲亦然其意象之清濁闔闢亦莫不合也姑以進退存
亡吉凶消長體之則可見矣此天機之所發而禮樂之所由生雖
天地亦不知其所以然者豈但人乎物之聲亦然豈但聲乎凡形
色氣味皆然而況古今之時變事物之倫理聖人何嘗加損於
其間哉雖妙此理而宰此事者心焉而已矣必盡夫心也然後聲
為律而身為度苟為不然幾何其不為無適非道之道作用是性
之性也

權說

何榮祖

或問權之爲說漢儒解之於前宋儒非之於後不識權者果何物也愚曰權亦事之宜也然則權與義同乎曰不同請聞其說曰有常之宜曰義臨時之宜曰權問者未達曰權之說如此不有害於道乎曰否孟子嘗言之矣權正謂害道者設也竊嘗思之盈天地之閒往者過來者復裁制萬事變通無窮者惟其義而已蓋仁者義之愛也智者義之辨也禮者義之儀也中者義之則也信者義之實也雖然人之情萬殊事之出萬變或愛有不可施智有不可用禮有不可執中有不可定信有不可必是皆孟子所謂害道者也聖人知其然故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夫權者聖人憂道之深謀處變之大用也如可乎可不可乎不可此義也或可之中有不可而不可之中有可此權也權與義無非道也然君子之用心所當日進者學也深造者道也謹守者義也不可預知者權也愚故曰有常之宜曰義臨時之宜曰權

無極而太極說

吳澂

太極者何也曰道也道而稱之曰太極何也曰假借之辭也道不可名也故假借可名之器以名之也以其天地萬物之所共由也則名之曰道道者大路也以其條派縷脈之微密也則名之曰理理者玉膚也皆假借而爲稱者也眞實無妄曰誠全體自然曰天主宰造化曰帝妙用不測曰神付與萬物曰命物受以生曰性得此性曰德具於心曰仁天地萬物之統會曰太極道也理也誠也天也帝也神也命也性也德也仁也太極也名雖不同其實一也極屋棟之名也屋之脊棟曰棟就一屋而言惟脊棟至高至上無以加之故曰極而凡物之統會處因假借其義而名爲極焉辰極皇極之類是也道者天地萬物之統會至尊至貴無以加者故亦假借屋棟之名而稱之曰極也然則何以謂之太曰太之爲言大之至甚也夫屋極者屋棟爲一屋之極而已辰極者北辰爲天體之極而已皇極者人君一身爲天下眾人之極而已以至設官爲

民之極京師爲四方之極皆不過指一物一處而言也道者天地萬物之極也雖假借極之一字強爲稱號而曾何足以擬議其髣髴哉故又盡其辭而曰太極者蓋曰此極乃甚大之極非若一物一處之極也然彼一物一處之極極之小者耳此天地萬物之極極之至大者也故曰太極邵子曰道爲太極太祖問曰何物最大答者曰道理最大其斯之謂歟然則何以謂之無極曰道爲天地萬物之體而無體謂之太極而非有一物在一處可得而指名之也故曰無極易曰神無方易無體詩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斯之謂歟然則無極而太極何也曰屋極辰極皇極民極四方之極凡物之號爲極者皆有可得而指名者是則有所謂極也道也者無形無象無可執著雖稱曰極而無所謂極也雖無所謂極而實爲天地萬物之極故曰無極而太極

致慤亭說

吳澂

墓焉而體魄安廟焉而神魂聚人子之所以孝於其親者二端而

已何也人之生也神與體合而其死也神與體離以其離而二也故於其可見而疑於無知者謹藏之而不忍見其亡於其不可見而疑於有知者勤求之而如或見其存藏之而不忍見其亡葬之道也求之而如或見其存祭之道也葬之日送形而往於墓葬之後迎精而返於家也一旬之內五祭而不爲數惟恐其未聚也及其除喪而遷於廟也一歲之內四祭而不敢疏惟恐其或散也家有廟廟有主祭之禮於家不於墓也墓也者親之體魄所藏而神魂之聚不在是以時展省焉展省之禮非祭也近代所謂祭者或隆於墟墓而略於家夫伊川野祭古所深慨習俗之由來漸矣不有禮以稽其弊則雖豪傑之士亦且因仍而莫怪予嘗適野見車馬蔽道士女盈盈於墟墓之間少長咸集攀號悲泣彷彿初喪之亦未嘗不嘉其孝誠之篤而亦不能不歎夫古禮之泯也在平梁潤之篤於親者作亭墓間朝之聞人爲扁曰致慤或者又引祭義以發明之俾梁氏孝思悠悠不能已其言豈無助哉雖然祭義所

云皆廟祭之事非可施之墟墓閒也梁之子宜國子伴讀復請於
予予以古人之正禮告禮有其義人之報本反始求之於有而不
求之於無非達鬼神之情狀者未易語此京兆蕭君曰爲祠堂於
所居揭斯扁於齋室庶乎其可斯言也不亦善於禮矣夫

李侯諸子名字說

虞集

河東李侯有子若姪七人皆長矣一日悉命以名而字之曰思慎
字克孝者侯之兄子也曰思謹字克忠曰思善字克敏者侯仲弟
之子也曰思德字克峻者侯之子也曰思貞字克固曰思信字克
誠曰思勤字克勉者侯季弟之子也其取諸字義者蓋因其性之
所近而揀其習之所偏以示勉勵警戒之意云於是告虞集曰
願有以申其說使昭然知所以爲教者永久不忘也集曰古者筮
賓而冠旣冠而字則辭而祝焉禮也而集不令不足爲之辭不敢
當也且知子莫若父其所以命子者宜必深切而至當矣爲子者
受言藏之而用力焉革其所未善勉其所未能充其所未至則一

言也終身行之而有餘矣不然則雖使儒生數十更咻而迭喻之
亦何益哉雖然集不敏忝以誦道古訓爲職事其敢固辭乎乃祝
之曰勛爾思慎必戒必懼以事爾親爾不克慎不孝之名將在爾
身可不慎哉勛爾思謹必兢其業以事於君爾不克謹不忠之名
將累爾親可不謹哉勛爾思善善固爾有爾不加敏善曷能至勛
爾思德德稟自天旣峻且明勿虧其全貞德之固信德之實勉哉
爾勤三思勿失旣祝已又語之曰謹慎勤以行言也善與德以得
諸天而有諸已者爲言也貞信以德中之一事而爲言也大抵皆
文之美者也文之美者遽數之不能旣其類七言者又安足以盡
之要其歸在於能思而已箕子曰思曰睿睿作聖孟子曰思則得
之不思則不得也至哉思乎一有不思則慎謹者肆而勉者惰矣
善不明而德不立矣貞者不貞而信者不信矣思之哉思之哉苟
思之則忠孝而下凡百行之美無不能矣二三子思之哉終日不
食以思終夜不寢以思則父命之嚴必能深求其意而有立於成

矣然則吾見李氏之子孫福祿方來而未艾也二三子勉之哉

蘇君字說

虞槃

趙郡蘇君開為槃曰吾名天爵字伯修願子為我著其說俾因是有省蓋庶幾朋友之義也槃聞之曰大矣哉子之所以為名也槃嘗惕然思俛然學於是矣昔者孔子曰修己以敬子思子曰修道之謂教何謂己目之視耳之聽心之思也何謂道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禮之節文智之辨別也修之如何視極其明而無所不見也聽極其聰而無所不聞也思極其睿而無所往而不通也是之謂敬由其仁而親疎之殺無不愛由其義而貴賤之等無不宜由其節文而委曲無不得其當由其辨別而是非無不致其察是之謂教嗟夫人之所以為人者具於吾身而耳目之用著焉接於吾身而君臣父子之理交焉舍是其無以致其修矣然而聰明之所運用仁義之所擴充者尤不可以不博也動焉而念慮之詳事為之著也感焉而天地鬼神之變鳥獸草木之宜也苟皆有以窮

其理而致其知則學愈博守愈約修之道不已至乎或曰器物必弊也而後修治之文采必晦也而後修明之若人之所以為人其體固具何俟於修嗚呼為是說者亦將清靜寂滅之歸而姑為是無證之言也卞之玉也棠谿之金也非素為器也修其質而器成焉和之弓也垂之竹矢也非素能巧也修其業而巧著焉故琢也範也弦也剡也而工化其質瑚琀也戈矛也弓與矢也而物致其用由是言之學者敏於修而已敏於修則體無不具而用無不周其亦有外此而可以言學者乎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伯夷柳下惠無以異於眾人也而可以為百世之師者何哉修其身而已耳書曰慎厥身修思永則願與吾子共勉之也

題跋

跋金國名公書

元好問

任南麓書如老法家斷獄網密文峻不免嚴而少恩使之治京兆亦當不在趙張三王之下黃山書如深山道人草衣木食不可以

衣冠禮樂束縛遠而望之知其爲風塵物表黃華書如東晉名流
往往以風流自命如封胡羯末猶有醞藉可觀閑閑公書如本色
頭陀學至無學橫說豎說無非般若百年以來以書名者多矣宇
文大學升通王禮部無競蔡丞相伯堅父子吳深州彥高高待制
子文耳目所接見行輩相後先爲一時任高麓趙黃山趙禮部龐
都運才卿史集賢李宏王都勾清卿許司諫道真爲一時若党承
旨正書八分閑閑以爲百年以來無與比者篆字則李陽冰以後
一人郭忠恕徐常侍不論今卷中諸公書皆備而竹溪獨見遺正
如鄴中賓客應劉徐阮皆天下之選使坐無陳思王則亦不得不
爲西園清夜惜也

跋趙太常擬試賦稿後

楊奐

金大定中君臣上下以淳德相尚學校自京師達於郡國專事經
術教養故士大夫之學少華而多實明昌以後朝野無事侈靡成
風喜歌詩故士大夫之學多華而少實上病其然也當泰和丙寅

春二月二十五日萬寧宮試貢士總兩科無慮千三百輩上躬命
賦題曰日合天統侍臣初甚難之而太常卿北京趙公適充御前
讀卷官獨以謂不難即日奏賦議乃定既而中選者纔二十有八
人僕時甫冠獲試廷下而席屋偶居前列朝隙聞異香出殿樞間
一紫衣顧予起問題之難易及名氏里貫年齒而去少頃復相慶
曰適駕至矣薄暮出宮傳以爲希遇嘗退而志之後四十五年僕
以河南漕長告老於燕過太常之孫承祖家得所擬賦感念存沒
不能不惘然爲敘其末并以舊詩歸之所謂月澹長楊曉色清大
題飛下寂無聲南山霧豹文章在北海雲鵬羽翼成玉檻玲瓏紅
露重金爐縹緲翠煙輕誰言半夜曾前席白日君王問賈生者是
詩少作也無可取以其紀一時之事庶附趙氏家傳或見於後世
云

題中州詩集後

家鉉翁

世之治也三光五岳之氣鍾而爲一代人物其生乎中原奮乎齊

魯汴洛之間者固中州人物也亦有生於四方奮於遐外而道學文章爲世所宗功化德業被於海內雖謂之中州人物可也蓋天爲斯世而生斯人氣化之全光岳之英實萃於是一方豈得而私其有哉迨夫宇縣中分南北異壤而論道統之所自來必曰宗於某言文脈之所從出必曰派於某又莫非盛時人物範模憲度之所流行故壤地有南北而人物無南北道統文脈無南北雖在萬里外皆中州也況於在中州者乎余嘗有見於此自燕徙而河閒稍得與儒冠縉紳遊暇日獲觀遺山元子所哀中州集者百年而上南北名人節士鉅儒達官所爲詩與其平生出處大致皆采錄不遺而宋建炎以後銜命見留與留而得歸者其所爲詩與其大節始終亦復見紀凡十卷總而名之曰中州集盛矣哉元子之爲此名也廣矣哉元子之用心也夫生於中原而視九州四海之人物猶吾同國之人生於數十年後而視數十年前人物猶吾生並世之人片言一善殘編佚詩搜訪惟恐其不能盡余於是知

元子胸懷卓犖過人遠甚彼小智自私者同室藩籬一家爾汝視元子之宏度偉識溟滓下風矣嗚呼若元子者可謂天下士矣數百載之下必有謂予言爲然者

跋崔清獻公洪忠文公帖

牟獻

宋嘉定中清獻崔公以次對帥蜀其後遂制置西事實客從者忠文洪公實顓賤翰崔公清規重德洪公雄文直道參會一時蜀人紀之以爲殆過石湖放翁也崔公出蜀歸卧五年杜門謝病而洪公以考功郎論巴陵事得罪擯天目山下端平改紀崔公遂相白麻一出天下傾想風采公力辭不拜御筆手詔旁午於道朝臣中使守門趣發公訖不起以至謝事是時亦起洪公爲臺諫給舍爲兩制論駁不少貶顧以病不大用賓主相爲始終蓋如此至是丙申得觀兩帖於唐思善家爲之感歎崔帖後有中書省印乃程滄洲家舊物云

書張侯言行錄後

徒單公履

嘗讀莊周書見其為養虎之說曰善養虎者當時其飢飽而達其怒心竊謂莊周出世之士當治其浮游猖狂之說乃引類取譬得用權之法余因周之說而且有所感焉士之出身以仕於時者天豈不欲得仁人君子與之共圖回天下之事哉不幸而當世道失平之日其所遭際多强悍勃惡剛橫暴怒之人猶之虎也苟一旦爭是非於庭辯之際是以生物全物與之彼將不勝其怒甘心以求逞則決裂之禍至矣其於國計何如耶僕因閱澹游王公所狀張君行事見其待東帥未嘗逆其盛氣得與之相終始而無敗事之失巧乎道術之士其知莊周養虎之說而達其怒心者乎士主不辰有能高蹈遠引如夷齊魯連子則無說矣審不能為是舉當以張侯行事為處身之法其無調虎以取反噬之禍撓敗國計貽世人嗤笑

太極圖朱子發謂周子得於穆伯長而胡仁仲因之遂亦謂穆特

記太極圖後

劉因

周子學之一師陸子靜因之遂亦以朱錄為有考而潘誌之不足據也蓋胡氏兄弟於希夷不能無少譏議是以謂周子為非止為种穆之學者陸氏兄弟以希夷為老氏之學而欲其當謬加無極之貴而有所顧籍於周子也然其實則穆死於明道元年而周子時年十四矣是朱氏胡氏陸氏不惟不放乎潘誌之過而又不攷乎此之過也然始也朱子見潘誌知圖為周子所自作而非有所受於人也於乾道己丑已敘於通書之後矣後八年記書堂則亦曰不繇師傳默契道體實天之所畀也又十年因見張詠事有陰陽之語與圖說意頗合以詠學於希夷者也故謂是說之傳固有端緒至於先生然後得之於心無所不貫於是始為此圖以發其祕爾又八年而為圖書法釋則復云莫或知其師傳之所自蓋前之為說者乃復疑而未定矣豈亦不放乎此故其為說之不決於一也而或又謂周子與胡宿邵古同事潤州一浮屠而傳其易書此蓋與謂邵氏之學因其母舊為某氏妾藏其亡夫遺書以歸邵

氏者同爲淺薄不根之說也然而周子邵子之學先天太極之圖雖不敢必其所傳之出於一而其理則未嘗不一而其理之出於河圖者則又未嘗不一也夫河圖之中宮則先天圖之所謂無極所謂太極所謂道與心者即太極圖之所謂無極而太極所謂太極本無極所謂人之所以最靈者也河圖之東北陽之二生數統夫陰之二成數則先天圖之左方震一離兌二乾三者也先天圖之左方震一離兌二乾三者即太極圖之左方陽動者也其兌離之爲陽中之陰即陽動中之爲陰靜之根者也河圖之西南陰之二生數統夫陽之二成數則先天圖之右方巽四坎艮五坤六者也先天之右方巽四坎艮五坤六者即太極圖之右方陰靜者也其坎艮之爲陰中之動者即陰靜中之爲陽動之根者也河圖之奇偶即先天太極圖之所謂陰陽而凡陽皆乾凡陰皆坤也河圖先天太極圖之左方皆離之象也右方皆坎之象也是以河圖水火居南北之極

先天圖坎離列左右之門太極圖陽變陰合而即生水火也至元丙子八月望日靜修新齋記

跋懷素藏真律公二帖後

劉因

顏魯公自其九世祖騰之至公以能書名天下者凡十人而顏頰不與焉其淵源已如此而其父已傳法於殷仲容而公又會意於張長史今見懷素此帖所云則知公之講習於師友者又如此嗚呼書一藝也必欲其精而猶如是矧其大者乎帖後有文潞公呂汲公趙懿簡劉忠肅諸公元祐四年跋語是年潞公以元老平章軍國事方辭去不得而汲公爲宰相懿簡爲樞密忠肅公爲御史吁亦盛矣哉後游師雄刻此帖於長安則八年九月也宣仁后實以是月崩而明年已非元祐矣宋之治亂於此焉分又所以發予之歎也此雖一帖而有可鑒者二故併書於後以待覽者云至元丁丑七月己亥容城劉因書

題党懷英八分書

胡祇遹

文章與時高下唐不如漢漢不如三代党竹溪在金朝為第一流方之梁鶴蔡邕鍾繇一何遼哉僅能得韓擇木之髣髴耳

元文類卷三十八

元文類卷三十九

題跋

書李伯時九歌圖後

吳澂

九歌者何楚巫之歌也巫以歌舞事神手舞而口歌之九歌之目天神五人鬼二地一俱非楚國所當祀而況閉乎物魅一又非人類所與接也然則楚巫事之而有歌何耶古荆蠻之地中國政化之所不及先王禮教之所不行其俗好鬼而多淫祀所由來遠矣三閭大夫不獲乎上去國而南觀淫祀之非禮聆巫歌之不辭憤悶中託以抒情擬作九篇既有以易其荒淫媒慢之言又借以寄吾忠愛繾綣之意後世文人之擬琴操擬樂府肇於此琴操樂府古有其名亦有其辭而其辭鄙淺初蓋出於賤工野人之口君子不道也韓退之作十琴操李太白諸人作樂府諸篇皆承襲舊名撰造新語猶屈原之九歌也太一天神也按天官書中宮有太一星非此之謂禮記云禮本於太一莊子云主之以太一太一者

元文類卷三十九
一
天地之始也主宰之帝故曰上皇祠在楚東故曰東皇猶秦祠白
帝於西時也司命亦天神也周禮所祀有司中司命註以為星非
也司命者萬物之母也有大有少周禮一為司中一為司命中者
民受中以生之中命者陰陽五行化生萬物之命也東君日神也
禮云春朝朝日又云王宮祭日祀于東方故曰東君雲中君雲神
也周禮祀風師雨師而不言祀雲雲師雨之屬也固宜有祀或謂
楚有雲夢二澤雲澤謂之雲中夢澤謂之夢中雲中君雲澤之神
考之歌辭曰日月齊光曰龍駕帝服曰焱遠舉曰橫四海乃天雲
非雲澤也湘君湘夫人之稱黃陵廟碑楚辭辯證備矣太一尊神
歌辭獨簡質而莊重擇日辰盛服飾潔器物備音樂以致其尊奉
臣之脩其忠善以事君猶是也司命雲日言神既來而過去以況
君始親已而後疏之于皇英欲一見而不可得以況已欲見君納
忠而卒不答也河伯與巫既別而波迎魚媵近于古者三有禮焉
之遺風而楚之于原不如是故集註有云原豈至是而始嘆君恩

之薄乎八篇並以神況君山鬼物魅耳不可以況君也故原特變
上八篇之例不作巫語而作鬼語言鬼欲親人而人不親之以況
已欲親君而君不親已也夫此歌假設之辭與戲劇何異而唯恐
引喻失當有乖尊卑之禮敬之至也九歌之後有二篇國殤者為
國死難之殤禮魂者以禮善終之魂年十九以下死曰殤不終其
天年而死亦曰殤春蘭秋菊終古無絕四時祖考之常祭也前之
九歌原託以伸已意後之二篇無所託意止為巫者禮神之辭而
已蓋與九篇不同時後人從其類而附焉此畫李伯時所作伯時
畫妙一世而或傳此畫若有神助然蓋其尤得意者予在洪都郡
守毛侯出示予既為作解題而復隳括九篇歌辭成詩一篇與歌
之意雖微不同而明原之心其趨一也嗚呼千載而下能有契於
原之心者尚有味於予之言哉

李家畫手入神品楚賢流風清凜凜誰遣巫陽叩帝闈為招江上
歸來魂音紛紛音紛紛柱高辰遠聰不聞扶桑初暎海橫雲二妃

淚灑重華墳司命播物泥在釣洪纖厚薄無齊勻公無渡公無渡
衝風起螭鼉怒夜猿啾啾天欲雨天欲雨迷歸路歲晏山中採蘭
杜靈脩顧顧復去莫怨瑤臺神女妬坎坎鼓進芳醕恥作蠻巫小
腰舞千年往事今如新摩挲舊畫空愴神騰身輕舉一迴首楚天
萬里江湖春

書貢仲章文彙後

吳澂

理到氣昌意精辭達如星燦雲爛如風行水流文之上也初不待
倔強其言蹇澁其句怪僻其字隱晦其意而後工且奇噫茲事微
矣名於唐者二名於宋者五而已亦惟艱哉仲章江南之英與吾
鄧善之袁伯長俱掌撰述于朝各能以文自見蔚乎其交蔭炳乎
其爭輝予有望焉予來京仲章將有上京之役示予新作數十温
然粹然得典雅之體視求工好奇而卒不工不善者相去萬萬也
讀之竟喜之深書此而歸其表夫上有所規下有所違正有所本
旁有所參韓柳氏自陳其所得甚悉暇日善之伯長切磋究之又

必有以起予也

書邢氏賢行

吳澂

晉散騎侍郎賀喬妻子氏養其夫仲兄賀羣之子率為子乳哺鞠
育同於己生使喬廣置側媵後有妾子曰纂子亦子之今觀大同
穆氏妻邢氏子夫兄之子與夫妾之子恩勤備極二事適相類然
于氏為士大夫之妻通經史能文章咸和五年上表于朝援引古
今辭義蔚然以此婦人而有賢行固其宜也邢氏生長民間非有
見聞之益敦學之功也而其賢不減於子可不謂難能者哉嗚呼
近世士大夫不能正身以御家縱其妻悍妬無道無子而不肯子
兄弟之子鉗制其夫不令有妾阻隔其妾不令有子卒至絕嗣為
不祀之鬼者吾見多矣聞邢氏之風獨不內愧於心乎夫婦人無
非無儀豈欲善譽之聞於人而君子樂稱邢氏之賢亦將愧夫世
之不賢者也

跋盧龍趙氏族譜後

元明善

余嘗述元氏族譜四世以上不能原其所自每悲之及觀盧龍趙氏之譜繼繼承承的然可考蓋四百許年十有三世矣嗚呼是不徒偉人碩士豐功盛烈以永今垂亦肖子哲孫克衍其世世爲之譜乃能是蕃且大也今夫天下之人孰非大姓之苗裔哉非大姓何以有氏於今惟其不幸而失其傳或昧者不知所述故有不能遠知其世而爲之悲者余於是譜則然矣凡大夫士之讀是者亦豈漠然而無所感哉故夫趙君之藏之也不但厚於其家而已也

題書學纂要後

袁 袁

余既粹集書法大略雖備而古人工拙則不在於此因復思漢魏以降書雖不同大抵皆有分隸餘風故其體質高古及至二王始復大變右軍用筆內擲而收斂故森嚴而有法度大令用筆外拓而開廓故散朗而多姿貞觀以後書法清婉亦由接武六朝餘風未散至開元以後乃務重濁李北海專事奇崛徐會稽全師禊序至顏太師一變爲方整規矩然平原畫贊乃展逸少者耳下及沈

柳各命新體至楊李而極逮至王著始追蹤永師遠迹二王故世所傳淳化閣帖猶不失古人意度者以出於著故也慶歷以來唯君謨特守法度眉山豫章一掃故常米薛二蔡大出新奇雖皆有所祖襲而古風蕩然南渡而後思陵大萃眾美筋骨過婉吳傅朋規倣孫過庭姿媚傷妍近世姜堯章迴脫脂粉一洗塵俗有如山人隱者難登廊廟蓋專工氣韻則有旁風急雨之失太守繩墨則貽义手並脚之譏大要探古人之玄微極前代之功巧乃爲至妙夫古人所以窮極絕巧者以得真蹟臨摹也今去古既遠重經喪亂真蹟愈少閣帖數行價逾金玉窮鄉學士何由獲窺加以傳模之餘失真益甚今世師閣本者多尙肥美倣絳刻者率務奇勁苟記憶所遺本態呈露致使學者訛以承訛謬以襲謬殊不知前乎千百載之先崔蔡張鍾之徒復何所做像而爲之哉良以心融神會意達巧臻生變化於豪端起形模於象外諸所具述咸有其由必如庖丁之目無全牛由基之矢不虛發斯爲盡美老子曰通乎

一萬事畢此之謂也雖然黃太史有言士大夫下筆須使有數萬卷書氣象始無俗態不然一楷書吏耳初何足云小子其尙識之

跋歐書皇甫誕碑本

袁楠

渤海公以險勁易王體故碑石照耀四裔大小皆合宜右軍世傳皆小楷霜寒帖稍展至筆陣圖則疑非真再傳爲千文爲廟堂碑確守繩墨稍廣拓非歐不能余嘗評歐書化度第一皇甫碑與溫恭公伯仲臨池積年必領其妙余幼不學書酷喜藏歷代金石覽此益重自棄之歎

書堂邑張令去思碑後

虞集

至大二年夏五月余受國子助教入京師舟過會通河會河間運司括行舟取鹽海中余亦爲津吏訶止食於逆旅之主人未具主人曰起公府有急逮至者眾避長席予之子更他席坐察來者意甚沮相顧曰張令在寧有是哉予因問張令如何皆進曰官買物數月不予直民寧不願待願歸治生而縣益亟追以來終不得直

部使者以責吏而又徵我曹今道路府史之費且十倍吾安用得直爲張令時官有徵買皆親載錢至市若鄉悉召父老大家甲乙立告以縣官所須與物賈使自推擇當賣所有者指名卽受賈書贖期某日以某物詣某所吏無所出入是以事集而民不知且令行縣中無忤視民甚畏愛之市井婦稚無惡言強壯無狠鬪卽有訟令親詰諭往往悔悟去或有當問卽攝贖置案上一不以示吏手書當問者鄉里姓名縣門其人如約至亦知令得實不煩鞫治卽承罪謝去以爲常縣始多無名人竄迹吏舍中鉤民爲訟使兩不得解因以持令佐伸縮爲己利至是無所得志皆自免歸田園令去稍稍復來矣旣而予憇道傍大樹下有二三父老行且謁皆依樹坐久之忽悵然曰客書生耶吾令張君亦書生也皆爭言張令催科時告民曰民有戶小賦寡力不足自致府者勿予鄉正里長其會諸令所三日小民悉自致所賦詣令令總其戶之所出親至府上之而大家亦無後期者今去爲太子文學吾賦爲鄉正里

長徵去隨用之不以入官期既迫官疏不入賦者逮治之我等奔走失業家且破矣悲哉盛復有張令乎予顧從者曰小子識之是吾友人濟南張希孟也明年見翰林直學士元復初爲堂邑人作張君去思碑因錄著其後云君自文學爲監察御史遷翰林待詔今爲右司郎官

書王贊善家傳後

虞集

太子贊善王公受知世祖皇帝以正道經術輔翊裕祖有古師傅之誼裕宗嘗問歷代治亂公以遼金事近接耳目卽爲區別善惡而論著得失深切世用蓋二十萬言上之藏其草于家不以示人國史紀述亦未及訪求也觀其受命于世祖者誠非徒加貴名以爲具臣者哉世祖皇帝擇勳戚子弟學于公師道卓然及公從裕宗撫軍稱海始以諸生屬許文正名臣自是多學而國學之制興矣然世言國學者初不知肇始于公也世祖皇帝將治歷頒正朔天下知公妙于算術遂舉以命之公曰歷法可知也非明歷理不

足與共事卽請留許公於既退而授時歷成公曰命南北爲歷學者總古今歷法四十餘家是歷無愧矣然必每歲測驗修改然後不復有先後時之弊而言歷者知守成式而已今四十餘年公之微意莫或識之而遂謂公以陰陽名家尙得爲知言也哉予竊好論次舊事常以爲非職守不敢越爲之獨思昔人之立志行事其情微畧不見白於後世誠亦君子之所不忍者哉及得贊善公家傳於其孫植將約而志之會植赴高唐州判官行且有日故不暇爲也姑爲表其當著於世而時人不能共知道者

書立立贊稟後

虞集

人之於文也猶日月之有輝光山川之出雲雨草木之有華實也時至氣應感遇於事物之動而發見焉無所容其私心也而以私心秉之者則糾纏蕪穢奇險僻陋狂妄之病有不可勝計者焉是故天下之文鮮矣夫唯常爲於不得不爲因其所當爲而道之無一毫故爲之意攙搶乎其間則天下之至文煥然著見不可掩矣

而非知道不能也何也知道則無嬰兒女婦之見而有天下後世
之慮矣以其有天下後世之慮也故不得已於言而言以其無嬰
兒女婦之見也故時寓於言以自適其性情一無累其客情淨氣
之妄動古之人名世者槩出於此而已矣而此其所存爲何在
也而謂有可媚嫉者非知文者也而況道乎集於所謂文者蓋嘗
好而習之人或曰此爲詞章者也於是不必言而強言之以相長
於一日其自媿於中多矣且夫身之所處非深有交於物變之可
愕者而又生當太平之盛從容優游於言語文字之間不亦可乎
觀於玄玄贅臺而三歎焉玄玄贅臺者龍虎山高士吳君玄初所
爲詩文也玄初服黃冠以自隱無所營於時故無所爭於人無所
礙於物交游天下之名士詩文往來皆一時之盛者其言溫而肆
清而容雜而不馱無所迫於憂患無所溺於宴安直幾於道者之
爲乎蓋集聞之玄初嘗爲雷空山先生學先生臨川人集幼時嘗
得其老子莊子說而讀之未盡解也以請於吳幼清先生先生曰

嘻非孺子所知也後當知之後十餘年集來京師見今翰林待制
袁公伯長作空山墓銘而後歎曰嗟夫易老之相表裏久矣世之
知者或寡矣孰允知之而措諸辭以示人者乎今又十五年思空
山之高致而不可見乃於玄初焉而見其傳緒之微矣不然玄初
何以能若是也集於是深有倣焉故書而識之君子庶有以諒其
心也夫

書王貞言事

虞集

至治癸亥八月七日夜半赤斤帖木兒帖木兒不花稱使扣北門
入坐中書未明召集百官奪其印八日樞密院掾史王貞見其完
顏副樞於都堂後西北廡下告之曰大行晏駕丞相死中書樞密
無至者二人實來赤斤帖木兒者累朝退黜不用帖木兒不花者
亦在散地誰使之耶兵權所在印豈可以授人貞職在治文書爾
然臣子之分則均不敢不言副樞愀然嘆曰大夫帖赤也貞因以
其說遍告樞府大臣及其幕府請急執二使與中書同問治院官

親與名將急行統山後軍擒賊使不致有它變別遣官吏將兵民守關隘而遣使西出達今上潛邸請早至大都庶幾宥密大臣之事不然則國未可知而諸公之罪大矣聞者震栗是之而不敢發也聖上既行天誅樞密院差貞從官長迎駕與和還至大都中書召貞爲丞相掾貞字吉爾保定唐縣人

史官曰義者天下之公也順逆之辨人心安有不同然者哉知覺則同而臨事之際隱忍其懦卒無以充其明而狃於患失以自陷於不義者志不足以命氣而制其欲故也若貞之言其發於義者勇矣然人之立事立功也則有時有位有才矣有其才而無其位有其位而無其才皆不足以有成二者得矣又必當其時之可否焉此事之所以難也觀貞之言才可知矣所論亦當其時已而其位則不過得言之耳故備錄之以待採擇紀載云

書經筵奏議稟後

虞集

泰定元年春皇帝始御經筵皆以國語所說書而進讀左丞相專

領之凡再進講而駕幸上都次北口以講臣多高年召王結及集執經從行至察院行宮又以講事亟召中書平章張公珪遂皆給傳與李家赤等俱行是秋將還皆拜金紋對衣之賜獨遣人就賜趙公簡於浙省加白金焉賞言功也四年之間以宰執與者張公珪之後則中書右丞許公思敬與今趙公世延也御史臺則中丞撒忒迷失而任潤澤講讀之事者翰林則承旨也先帖木而忽都魯禿魯迷失學士吳激幼清阿魯威叔重曹元用子貞撒撒千伯瞻燕赤信臣馬祖常伯庸及集待制彭寅亮允道吳律伯儀應奉許維則孝思也集賢則大學士趙公簡敬甫學士王結儀伯鄧文原善之也李家奴德元買間仲璋皆禮部尚書吳秉道彥弘中書參議張起岩夢臣中書右司郎中也或先或後或去或留或從或否或久或近而集與燕赤則四歲皆在此行者也今大丞相自爰立後每講必與左丞相同侍而張公既歸老猶帶知經筵事皆盛事也今年春趙集賢始以建議召入侍講一日既進書待命殿廬

趙集賢慨然嘆曰於是四年矣未聞一政事之行一議論之出顯
有取於經筵者將無虛文乎集乃言曰鄉者公奏熒惑退舍事王
晉若曰講官去歲嘗及此又欲方冊便觀覽命西域工人搗楮爲
帙刻皮鏤金以護之凡廿枚專屬燕赤繕錄前後所進書以此觀
之簡在上心明矣誠使少留淵衷則見於德業者何可得而名哉
且先儒有言政不足適人不與間其要格心而已然則所慮者言
不足以達聖賢之旨誠不足以感神明之通吾積吾誠云耳他不
敢知也然而集賢隤懇切至於孟子之所謂夫恭敬者蓋可見焉
故併書奏議稟後而歸之四年十二月朔旦書

題吳傅朋書及李唐山水

虞集

予幼過豫章見滕王閣榜吳公傅朋所題也表回顧瞻歎其深穩
端潤非近時怒張筋脈屈折生柴之態後聞宋阜陵欲易其九里
松題至十數御筆墨而卒不能及因使塗字以金而署之當時固
善人君之服善無我而亦深知吳公之書之真不可及也大抵宋

人書自蔡君謨以上猶有前代意其後坡谷出遂風靡從之而魏
晉之法盡矣米元章薛紹彭黃長睿諸公方知古法而長睿所書
不逮所言紹彭最佳而世遂不傳米氏父子書最盛行舉世學其
奇怪不惟江南爲然金朝有用其法者亦以善書得名而流弊南
方特盛遂有于湖之險至於卽之之惡謬極矣至元初士大夫多
學顏書雖刻鵠不成尙可類鶩而宋末知張之謬者乃多尙歐率
更書纖弱僅如編葦亦氣運使然耶自吳興趙公子昂出學書者
始知以晉名書然吾父執姚先生嘗云此吳興也而謂之晉可乎
此言蓋深得之予比過吳越見傅朋書最多皆隨分贊歎且圖來
者稍守正法云耳此卷又以李唐山水繼之亦好事者蓋書畫同
一法耳後來畫者略無用筆故不足觀此畫乃直如書字正得古
象形之意甚爲可嘉因劉掾執卷求題爲坐客言如此悉書之云
集時目疾在告以公牘與史館曰執筆唯憑於手熟爲文每事於
口占非飾辭也

跋蘇氏家藏雜帖

宋本

今人以行草名者多蘇伯脩家藏雜帖一卷嘗試就卷中所有評之鮮于困學如雲間公子玉骨橫秋富貴風流仍復度世胡紹開如拙工鑄鼎模範未精沈重孤峭似奇實陋姚先生如上帝陰兵舉世不識恍惚變現要以氣勝盧疎齊如叢祠野屋繪畫風雷雖復駭人却非塵俗張大經如油翁獻技錢孔不濡運杓自然不過熟耳苟正甫如近郊田叟老不作業意度真淳恨乏京樣王參政如勤婦作縑致力杼軸雖媿羅綺亦復遲壤周景遠如頭陀學佛頗見小乘苦行繼脩或可證果子既品題七八人者或謂蕭叔達身能作字故鍾繇輩遭其口吻子僅解操筆詎容歷詆殊不知食前方丈具於饗人舉挾一嘗甘辛立辨正自不必手善烹調然後始識味也

題郎中蘇公墓誌銘後

柳貫

自子遊京竊從廷臣知邊事者一二言和林城其地沃衍河流左

右灌輸宜雜植黍麥故時屯田遺迹及居人井臼往往而在蓋陰山大漠益南數千里控扼形勢此為雄要大德中邊庭嘗一擾矣亡幾天子為輟右丞相順德忠獻王出莅其省事至則息兵勞農脩傳置通貨財而先是王所遣留屯稱海帥臣張某亦以其田功來上未踰年士氣民情安全如初王薨而張亦遘死屯耕事即廢雖重臣踵接率蹈故常無復長慮後憂迫關陝變起倉猝馳潰卒數十百騎闖門來責軍實則上下顛蹙失措兵民相顧幾無所繫屬賴皇靈震烜尋自引去而譎言屢驚猶越月踰時方大雪塞野饑人狼籍道上趙郡蘇公時以左右司郎中始至即白發倉實計口予食以哺之又下急符趣比境轉輸益募商人高估入粟充其儲侍縫紉調齊窮智畢力一年而端緒見二年而品式具滿三年而完庶樂遂人忘其艱郎御史行邊者還言治狀朝廷輒加慰勉方以代往遲公歸用之而公之精力已疲耗甫及京遂卒蓋和林城國家始以宣慰使治其處于後建省常選勳戚大臣以鎮重之

至郎吏亦優秩假寵其勞效灼灼則或階之以踐樞要然十數年來道路間可指稱者不過自王以及於公豈非以其時之所遭而易爲功歟予見當今藩府望僚持文墨議論以與其長相上下每軋於盛氣不得展布甚則挫辱詬罵出危語中傷之者皆是也以公敏裕肅給獨能謀行政施較著若是其所樹立有足動人矣使公幸當王時策邊防利害一一爲王陳之必能精訓練備耕戰三二年中計稱海之粟足支並塞數歲之食然後揚聲以暢天威將薄海以北無不嚮風讐服豈有黑子著面之足慮哉得其人而或失其時天下之事皆若是而已予讀公墓隧之碑而知其述作之意公所歷官其設施無一不可書和林之事紀載獨詳此則史氏特書之例也夫事以顯諸文文以實諸事虞君之爲是辭固以公之制行於古無戾其業盛則其言豐其理直則其法備不有得於今必有得於後矣然予區區表而出之則以其不盡用者爲公悲而以其狃於宴安者爲世戒因子言而興起於斯文今不敢必其

無人焉耳

元文類卷三十九

元文類卷三十九

十一

